

曲肱齋

尺牘
近譬集

曲肱齋全集第5冊

陳健民瑜伽士 著



網頁版

曲肱齋全集

陳師弟子

鈺堂

敬題





作者陳健民瑜珈士



陳上師在柏克萊關房佛壇留影

陳上師講《淨土五經會通》第 41 次時留影





下·陳上師在灣區捷運車站分贈佛書
上·陳上師在尸林超幽





下·陳上師講經之神采
上·陳上師在香港放生三船共計六萬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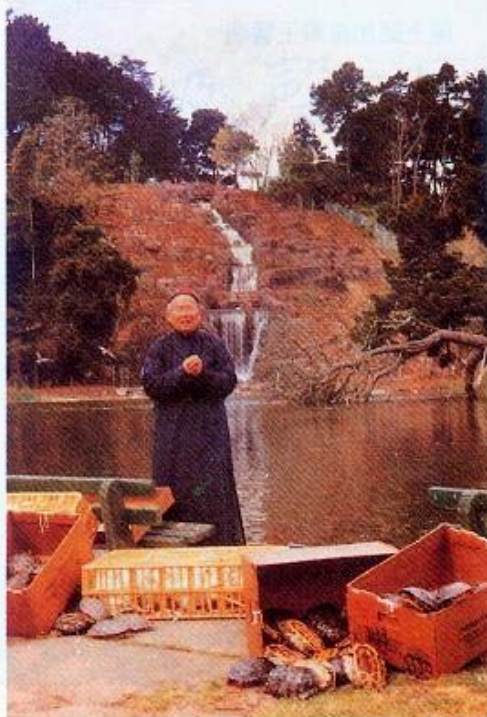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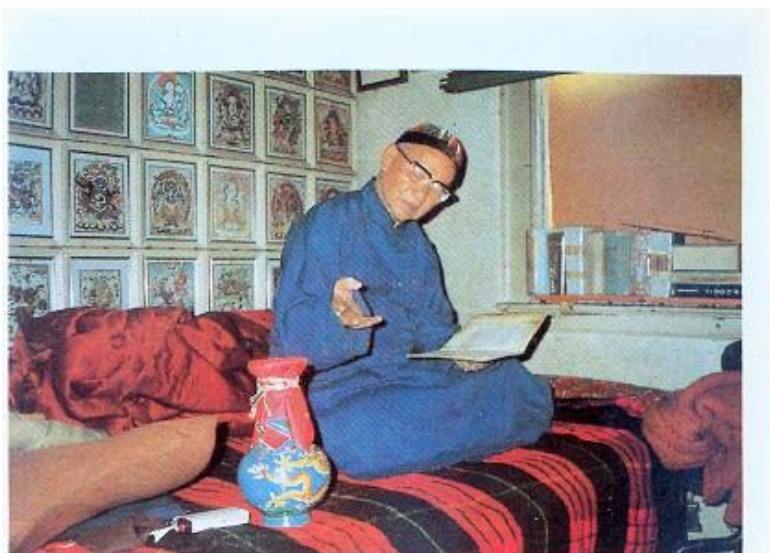
下·陳上師修三身煥瓦法超爾
上·陳上師主持火供（七十年代）





下·陳上師在舊金山金門公園放生
上·陳上師主持火供（八十年代）





陳上師加持龍王寶瓶

陳上師在龍宮海邊打坐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本人 陳健民，出生於湖南攸縣，現為美國公民，居住於加州阿拉巴達郡柏克萊市，謹此聲明此為本人之最後遺囑。

- 一、以往所有遺囑皆作廢。
- 二、本人所有著作永遠維持免費品供應，但應付收成本書或遺亦可。所有本人著作出版皆應事先徵得林鈺堂居士之同意。
- 三、本人所有存款存摺，於何項房租、區管費、火葬費、牙科及及完稅後，分別贈於如下。
 1. 總金額之一半由在湖南之親屬 陳柏松、陳公龍、陳公龍、及潘雲明四人之間均等平分。
 2. 總金額之一半捐贈普賢王如來壇場，供做下列用途：
 - (a) 其中四分之一充公台灣金山五輪塔上禮佛基金。
 - (b) 其餘四分之一充做本人普安塔之建築基金。此塔應建於台灣金山五輪塔之邊陲，但不需移動五輪塔本身。
- 四、其餘所有產業，包括佛像、佛堂及法器等，皆贈於林鈺堂居士，以供下列用途：
 1. 所有佛像集中一處，供大眾禮拜。
 2. 所有本人收藏之佛書集中一處，任大眾閱讀。
- 五、本遺囑所余款項之任何親人皆不得繼承本人之產業。

本遺囑之執行全權委任林鈺堂居士且其無效則保證空。林鈺堂居士得自行決定執行之方式及如何。若有未盡事宜亦委林鈺堂居士全權處理之。

陳健民

立遺囑人，陳健民 簽名 Chien Ming Chen

住址：2108 Shattuck Ave. Apt. 4
Berkeley, Ca. 94704

見證人：黃百勛 簽名 Juan Bulnes

黃百勛 Juan Bulnes

住址：2000 Colony St. #5
Mountain View, Ca. 94093

見證人：黃明德 簽名 黃明德

住址：35779 Quail Run Rd
Fremont, Ca. 94536

黃明德

見證人：關忠 簽名 關忠

關忠

住址：4743 Wild Meadow Ranch
Santa Rosa, Ca. 95405

一九八七年 九月 七日

曲肱齋尺牘目錄

復新加坡陳崑崖先生書論以科學弘揚宗教事	一
黃梅侗居士諸問論罪業之處罰與懺悔	二
復巴壺天教授書喜逢知遇	五
復新加坡李俊承老居士說明序必候書到方著筆之理	五
函中國文化學院張其昀院長介紹孫中山先生遺畫	六
復周祥光博士論佛教與佛學分別研究	六
謝侯全慶居士端節香資	九
復謝巴壺天教授詩評	九
答沈欽群居士問密宗不廢男女之理	九
復謝彭澹園社長	一
復梁德君論命運書	一
復澄基兄論檢討修習工夫事	三
謝潘松妹遙寄油炸魚	八
謝吳昆生長老並傾談儒慕之殷	九
復謝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外地部長水谷英俊贈《獅吼》佛刊	九
復謝周祥光略論各教異同	二〇

復張性人謝茶書	二二
復周祥光論諸宗不言境界事	二二
復謝周祥光囑作自傳云	二二
復黃文叔居士論整理法本事	二二
復謝周祥光寄贈大著數種並勗以梵文譯華經以報佛恩	二二
謝馮公夏李世華中秋鴻施	二三
復張性人論解證有別	二三
唁張沈綬箴世伯母並附輓聯	二四
復張性人破其認識	二四
復張性人書並附偈語	二五
稟復馮達庵阿闍黎謝示文殊一字真言梵字	二五
稟復張沈綬箴世伯母	二五
謝李金英女居士賜嘉餽	二六
答黃婉雲女居士欲出家問	二七
答黃梅侗居士諸問	二七
謝香港曉雲法師寄贈《佛教文物》	三一
謝魯梅嬌女士臨別所贈蛋糕形色數目適與七星相符	三二
謝譚雲山居士囑出關主持印僑佛學會事	三二

謝薛啓培先生接濟閉關月費	三三
答張澄基居士問氣脈書	三三
復謝屈文老書	三六
復張厚群先生論真知書	三六
奉覆馮大阿闍黎問學佛履歷	三八
示澄兒以性衛生及優生條文，時彼已結婚數月	四〇
復屈文六老居士探究頗瓦證量（其後有專論，見《曲肱齋文初集》）	四三
謝梁燮堯桂賢昆仲並勸自修書	四四
謝沙濂泉先生賜掛曆	四五
復屈文六老居士論印《大藏經》事並辭編纂虛銜	四五
謝顏世亮施剛巽走訪並擬買舍此間同修密法	四六
復屈文六老居士所勸出關弘法書	四七
謝修訂《大藏經》會寄贈《卅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附陳對於該草案意見書	四七
謝梁德深居士遙賜掛曆	五八
答張篤倫世伯垂詢各節	五八
謝黃欽哉老居士論見亥母事	五九
謝梁燮堯桂賢昆弟接濟並勸及早勤修	六〇
答張澄基居士問關中進境書	六〇

諭澄兒敬祖勸妻	六二
函謝張君邁老先生約再訪茅篷	六四
稟岳丈再勸專修淨士	六四
謝馮大阿闍黎賜大著《佛教真面目》並許函授東密	六六
答日本僑領林幼湘長老問老去修持要訣	六七
謝日本大僧正高野山遍照光院院長酒井真典函	六七
謝星洲世界佛學社護法董事虛銜	六八
致張相誠居士論延壽書	六九
復謝阮印長老師論文佛聖誕日期事	六九
復李俊承長老略述天佑以證來論	七〇
致香港張沙鷗先生勸取捷徑以期佛果書	七一
復屈文六老居士並賈呈事印戒犯表	七一
復張性人先生論禪和出離書	七二
稟阮印長老師請撰佛事誨吉鐵則以垂後世	七三
謝黃梅侗居士賜金銀紙錠及菌乾	七五
謝龐德丙老居士兼論迷信與科學	七六
復李俊承老居士論淨密關係	七七
復高大添居士論聞思修大要	七八

復張性人居士論密流弊	七八
謝梁端祥居士賜阿桑省出產香菇	七九
復日本安岡正篤先生書	七九
復謝彭郁文先生惠寄《春暉原鵠》合刊	七九
復馮大阿闍黎論東西密即身成佛義之差別	八〇
復陳德明居士論母佛事	八一
復馮大阿闍黎論東密顯密混雜之弊	八五
答陳德明居士問淫怒癡皆是佛道	八六
復張鍾元先生自日本東京來書論禪案事	八七
復巴壺天教授論禪宗之見地與行履	八八
復趙夷午長老論往生淨土	八八
謝新加坡成元法師世界佛學社名譽董事	八九
王日休請入關投師書此條謝絕之	九〇
謝林幼湘老居士迎接同修事	九〇
復日本大僧正酒井真典論金胎二部屬瑜伽部	九〇
復巴壺天教授論治學精神	九一
謝《亞洲詩壇》彭社長澹園賜月刊書	九二
謝吳昆老源源接濟書	九二

再復張性人居士論教下空慧與宗門真悟	九二
復謝沈香林老居士	九三
答黎澤山居士問橋流水不流案	九三
稟復馮大阿闍黎論唐密藏密異同	九四
答趙夷午長老問可否兼修道功	九五
再復巴壺天教授論《莊子》四示	九七
復馮大阿闍黎並論東密之即身成佛	九八
復沈香林老居士建議二事	一〇一
謝陳寬恆先生贈淨土宗書並建議流通法	一〇二
答周祥光博士問如來禪祖師禪之差別	一〇三
稟復馮大阿闍黎論藏密唐密宗法異趣	一〇三
復張性人居士書	一〇五
再復張性人居士書	一〇五
復香港《佛教聖經》選編委員會函	一〇五
婉謝周祥光博士求皈依書	一〇八
復賈題韜居士論哲學背景	一〇九
復馮大阿闍黎論空樂不二書	一一〇
復黃梅侗居士論禁用雞蛋事	一一一

答黃梅侗居士問朝佛與建寺孰愈	一一二
答新加坡華僑李君問罪能懺否	一一四
復某老居士論雙蓮書	一一五
答邱寶光居士介紹黃蔭文居士通信	一一八
答黃蔭文老居士勸淨禪雙修	一一八
謝邱寶光兄慷慨捐印拙著英文《佛教禪學》並囑勿過於省節	一一九
謝恩師阮印長獎飾	一一九
謝林幼湘老居士籌備邀赴日本同修	一二〇
慰邱寶光兄之喪耦	一二〇
謝昆老鴻施並報告長壽護摩供養事	一二〇
函《亞洲詩壇》編輯先生	一二二
函巴壺天教授請再督譯拙詩百首	一二三
謝王健華先生文郎來訪	一二三
謝黃梅侗居士遙賜齋菜	一二四
謝新加坡成元法師簡約參加世界佛學會佛誕大會	一二四
函託孫家良兄代覓《寒山詩集》	一二四
謝邱寶光兄捐貲印書	一二五
致黃遠謨老居士勸出離書	一二六

復廖常惺社長謙謝道長稱呼書……………一三一
 謝加拿大馮公夏兄惠賜印度教書……………一三三
 復夏威夷雷通明賢棣書……………一三二
 謝沈家楨兄書……………一三三
 與沈家楨兄論《圓覺經》廿五圓通次第書……………一三三
 答慧門居士問顯密咒力異同書……………一三五

曲肱齋近譬集

自序……………一三八
 見地類
 竹幹喻真修……………一四〇
 八種喻佛藏(一)……………一四一
 八種喻佛藏(二)……………一四二
 八種喻佛藏(三)……………一四三

出離類

儲君喻密乘	·····	四四
身廠喻離見	·····	四五
鐘點喻空性	·····	四五
音樂喻空性	·····	四六
光器喻空性	·····	四六
防空喻依義	·····	四七
河海喻深廣	·····	四七
猿攫喻貪多	·····	四八
採蜜喻修樂	·····	四八
翅繖喻知行	·····	四九
雷電喻同時	·····	四九
蛾蠶喻無死	·····	五〇
秋葉喻無常	·····	五一
早禾喻早熟	·····	五一
上塔喻道基	·····	五二
學藝喻離家	·····	五三
採樵喻脫累	·····	五四

戒律類

哭子喻修悲	一五四
雨量喻出離	一五五
野鼠喻離害	一五五
野干喻頓出	一五六
拔刺喻苦勸	一五七
四種喻毀戒	一五八
草鞋喻犯戒	一五八
取捨喻心行	一五八
機鬆喻熟溜	一五九
銀錢喻小善	一六〇
薪濕喻造罪	一六〇
天火喻忍辱	一六〇
小蚤喻小惡	一六一
扶靈喻小心	一六一
愛慕喻力行	一六二
少女喻道基	一六二
各種喻小患	一六三

拔釘喻新犯……………一六四

拭盤喻淺饑……………一六四

良莠喻異熟……………一六五

供酒喻履霜……………一六六

刷牙喻饑侮……………一六七

擦物喻多饑……………一六七

大赦喻事饑……………一六七

啓請類

慈母喻佛祖……………一六八

箏丸喻承恩……………一六九

友愛喻佛恩……………一六九

拳印喻師恩……………一七〇

老犬喻佛徒……………一七一

雞等喻報恩……………一七一

行持類

齟縮喻無常……………一七二

花絮喻聚散……………一七二

錢等喻供養……………一七三

精進類

歌舞喻隨喜	一七三
上學喻行道	一七四
多種喻止觀	一七四
各種喻機教	一七五
火候喻緩急	一七六
水管喻三乘	一七六
賽跑喻進程	一七七
數學喻志行	一七七
煙癮喻定時	一七八
渡船喻回向	一七八
服藥喻除障	一七九
煙斗喻莊嚴	一八〇
煮茗喻相續	一八〇
石頭喻多磨	一八一
屎尿喻勿間	一八一
癆瘡喻間斷	一八二
上進喻精進	一八二

風箏喻進退	一八三
嬰肥喻精進	一八三
身大喻功深	一八四
視袂喻考功	一八四
山洪喻相續	一八四
老店喻長修	一八五
百數喻四關	一八六
窮僕喻久處	一八六
三種喻三續	一八六
黃楊喻久修	一八七
各種喻廣續	一八八
少辯喻漸長	一八八
三水喻三修	一八九
水源喻恆心	一九〇
犬等喻老修	一九〇
晚班喻夜修	一九一
忍就類	一九二
蓋沸喻秘忍	一九二

射箭喻忍力：.....一九三

閉窗喻忍苦：.....一九三

燭火喻忍痛：.....一九三

竹穀喻忍耐：.....一九四

穿耳喻忍痛：.....一九四

爪髮喻漸成：.....一九五

枕飯喻漸成：.....一九五

肉味喻法味：.....一九六

良馬喻行人：.....一九七

孕婦喻忍痛：.....一九七

爆竹喻證量：.....一九八

雙運類

痘毒喻勝法：.....一九九

杵臼喻雙合：.....一九九

糞犬喻用毒：.....二〇〇

爆時喻行候：.....二〇〇

參畜喻因之：.....二〇二

機教類

仙果喻教勝	二〇三
啼雞喻苦勸	二〇三
小雀喻漸期	二〇三
蜀黍喻扶植	二〇四
施肥喻授法	二〇四
配鏡喻授教	二〇四
彈匠喻師範	二〇五
訓畜喻訓人	二〇五
器皿喻法器	二〇六
行醫喻度生	二〇六
專家喻自重	二〇七
藥瓶喻自愛	二〇七

復新加坡陳崑崖先生書論以科學弘揚宗教事

奉教祇悉。留心科學，矢志弘揚，至爲欽佩！前寄小冊，藐視科學，偏激之論，聊以補頰。譬如張弓，必多向內，以蓄其勢，然後向外射出，雖遠亦必中的也。吾人對科學之成就，非不驚嘆，然必歸功於佛法者，以數十年來，權威學說如「相對論」實啓發於佛教者也。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之最初假設，實出於佛教之空性緣起，以此反對其他一切宗教所奉上帝之絕對性。彼雖出生於猶太教家庭，然早已醉心於佛教；故嘗謂：若令余爲國際公教選舉，吾當獨選佛教云。彼以數理、物理等證明平行線不必永遠平行，推翻牛頓定律，又證明時間配空間建立四度空間之說。然若輩所認定客觀的科學方法，實則仍屬第六意識中想像之物，自屬無明系統；故當其反物，乃妄執心；當其反心，又妄執其物。殆顯教所謂邊見，禪宗所謂徐六擔板（只見前面之板，不見後面之板）。吾人弘揚佛法，一面指出科學方法之不可靠，一面指出佛法真理，出自果位悟性，非是六識妄想；力主心物不二，不可偏廢；心即是物，物即是心；一非心物二元，一非唯識一元；空性中本無心物，而緣起中心物和合；緣生則顯，緣謝則滅，既可自立，亦可破他。今見其反物，則以唯識迎合之，見其反心，則將無地

自容矣。科學知識界中，仍以反心力量為最強。必以即心即物，雙遮雙救，殺活同時救之，則禪密最高理想，可以滲透於科學中。科學之偶然與佛法相合者，適可為我註腳耳。至其作用效能，發於工具者，如各種機械，能運用之於人人；而佛教之止觀功能，不必人人皆可實現。此則內外異體，善惡異趣，真俗異質，顯密異勢，不可同日語也。譬如一人，購千里鏡，能見遠方之物；一人具千里眼，亦能見遠方之物，二者究孰愈乎？前者易得而易失，無關於後世；後者難得亦難失，有得於身心也。吾兄搜集新時代科學材料甚多，如能參於拙見，則必不喧賓而奪主矣。吾人之目的，在以科學宣揚佛法，而非以佛法宣揚科學。試觀台灣大專佛社出版之《慧炬雜誌》，偶有論文以科學知識為圓成實性，如是推論，則科學家皆成佛陀矣，自屬未妥。印度新瑜伽社團往往以瑜伽屬於科學為光榮，而不以屬於宗教為光榮，蓋亦迷信科學所致也。今因大教，而發此感喟焉？夏末想南國亦漸涼矣，尙希為法珍重。

答黃梅侗居士諸問論罪業之處罰與懺悔

承詢各節，分別奉答如次：

一、自作自受，豈假審判處罰？

答：「自作自受」亦假審判處罰，亦有不假審判處罰者。如因羞愧憤而自殺，不必經法官、閻羅之審判。然惡人多自隱慝，因此鬼神罰之；冥報記中，所載甚多，豈造謠耶？此類刑罰，雖有獄卒閻羅，牛頭馬面之神明執掌之，然苟不自作業造惡，則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此小乘提倡自作自受，以從根本本身上，力斷諸罪，然非反對有地獄受苦罰之說。大乘如《地藏經》，亦明明宣告其事。則治標之法，使人畏苦自善，不敢作惡也。且自作自受，亦通自懺自贖；故古人有各種懺法，如：《梁皇懺》，《水懺》，《大悲懺》，《八十八佛懺》，《三十五佛懺》，《百字明懺》，《阿字懺》，《火供懺》，《施身懺》；自作其懺，自受其贖，亦因果不爽之效也。且佛法真理，一切必仗緣生，自作自受云云，亦非無緣也。試想一人獨立世間，無其他人物與之共處，此人所作善，無人可利也；此人所作惡，無人可害也；其受也，無人與之樂，則何樂受？無人與之苦，則何苦受？此種自作自受，豈曾有乎？苟無有之，則所謂自作自受，非如兄所想像之簡單也。其自作必與人有關，其自受亦必與人有關，由是則控之者，亦有人焉，判之者，必有官然。今佛法之所以側重自作自受，謂其因果報應，操之在

我，而不在人，所當勉者爲我，而不在人也。

二、佛菩薩豈可為懺主耶？

何故不可為懺主？小乘謂佛已涅槃，則不復再來，再理人間事，此其爲誤解涅槃爲灰身滅智，落於頑空也。兄知否小乘亦誦三皈依乎？佛已涅槃，仍能接受皈依，則何以不能接受懺悔耶？八十八佛、三十五佛，皆佛所宣說，豈妄語乎？至若菩薩，則正以其能代人懺悔爲著名。《梁皇懺》以觀音爲懺主，武帝之后，居然因此轉鱗身而再生天；如不能作懺主，果誰救之耶？今兄參加地藏法會，亦知地藏菩薩入地獄救母故事。《地藏經》爲佛所宣說，豈妄語耶？唯西方人以耶穌受十字架刑罰，代人贖罪，此說非不可信。然必視其罪是否只在人天乘？如係破壞佛法，則彼縱受十字架刑千萬次，不可贖也。必向三十五佛前懺之。又在人天之間，一切大小罪，包括拍賣耶穌之猶太人，破壞耶和華一切叛徒，皆可因生信心而得懺除。然如普通耶穌教徒，一面信耶穌，一面仍造罪犯《聖經》之〈十誡〉，此等人仍不能救。蓋贖罪者，贖已造之罪，謂在未信耶穌以前，所造一切人間罪，非謂既信之後，未來一切之罪，亦可贖也。苟能如此，則贖罪等於作惡矣。故凡既信之士，必恪遵《聖經》一切戒律及訓示，則必得救也。

耶穌可爲人、天乘間之罪之懺主；文佛方可爲人、天、佛三乘中一切罪之懺主，此點不可不辨。

右各點意見，尙希詳加研究之。

復巴壺天教授書喜逢知遇

奉示敬悉。法駕南行，教化必大顯，甚佩！昔日章太炎至成都，白晝提燈過市，譏其地無人相識也。今道長宮燈之贈於覺園李俊承老居士，殆逢知遇矣。弟忝先容，與有榮焉，覺老早已函告相見甚歡之忱矣。

復新加坡李俊承老居士說明序必候書到方著筆之理

渴仰大著，輒未奉到，故遲遲未遵命作序。夫序者，必持之有理，言之有物，而抽之有緒也。持之有理，乃屬骨幹，雖可懸揣，必致敷衍，移之他書，而亦可用，則非特爲大著立言也。言之有物，必引徵佳句以彰明之；雖人人心中所有，而非人人筆下所詮，則大著之精彩，於焉可鑒矣。抽之有緒，等於西方著作中之介紹，而簡要切實，有甚焉者；必得全書系

統，揭槩掌上，眼目所在，肯綮所關，略為點出，則似頰上添毫，龍頭點睛，使諸讀者，未曾開卷，早已得髓，庶幾乎序言之能事盡矣。謹此佈臆，恕其遲鈍。

函中國文化學院張其昀院長介紹孫中山先生遺畫

久仰高風，一國之寶，法古不泥，知新不流，掌握文化，首領群儒，私心傾羨，何止一日。杜門思過，少涉魚雁，明知股肱經濟，日理萬端，更不敢瀆也。茲所懇者，蓋亦有關於國父遺墨也。此間士紳不拿旦氏，年逾古稀，退穩山林；擬以國父所贈雪竹一幅，以應國父百年誕辰之徵求。晚細讀所題下款，宛然國父親筆；其他各節，詳見其介紹小卡節目中，尙希向有關此事機構中人道及；如需拍照寄上，自當轉告照辦；茲將不拿旦氏地址詳細開列於後，敬希直接與彼通信，勞神之處，千祈原有。

復周祥光博士論佛教與佛學分別研究

惠書祇悉。德國大學佛學教授華特斯密，所論佛教與佛學當分別研究，

佛學必具邏輯，必有結論。此固西洋學者之常態。承徵拙見，則未敢雷同。溯自我佛釋迦，實證真如，緘嘿一七，憫眾不達，特開言教。就其所施教育，各具系統、各有組織而言之，佛教皆佛學也。就其實證果德導引勝義，非言可詮，有量可證而言之，佛學皆佛教也。此非佛教、佛學本身能分與否問題，而係學者或信徒所取之態度，或分不分之問題也。異教所言，或有不合邏輯處，佛教崛起九十六種外道中，早經辯倒外道，確立己宗。其因明之精深，辯論之嚴格，西方宗教所未夢見。敗者斷頭踐約，勝者騎象遊行；馴至異生相承，死而復繼；隱境藏軀，以待印證。其求真理之精神，西洋科學家，尙不能逾此，哲學家更難見其項背。即就教而言，立聞、思、二慧于修證之先，許參究疑情于未悟以前，乃至燒佛騎聖，焚疏罵祖。其爲教也，尤非西洋耶教，迷信其上帝，背誦其《聖經》者可侔。彼西人但知學中之學，不知教中之學更有遠者大者、高者廣者、深者厚者之爲學也。

若惟就糟粕而立佛法之學科，則《星曜經》之天文學，《俱舍》、《楞嚴》之地理學，法統、祖傳之史學，禪宗、性宗之哲學，法相之心理學，密宗之生理學，《孝經》之政治學，律藏之法律學，《睽子經》、《善生經》之倫理學，因明之論理學，《華嚴經》字母之音韻學，《造塔功德經》之

建築學，畫像鑄像之美術學，瑜伽拳法之體育學，《鬼子母經》、《地獄經》、《中陰救度法》之靈魂學，無上瑜伽之性教育學，無一而不具邏輯，無一而不有系統，無一而不可組織。然以研究學問之態度出之，則惟得其外層之糠粃而已！

譬如儒家，不欲尋孔、顏樂處，而惟孜孜乎小學，亦未矣。道家不欲鍊神還虛，而惟汲汲于符籙，亦鄙矣。科學家不欲超原微量子，而有所新發明，而惟屑屑乎以編百科全書，以圖蠅頭之利，亦賤矣。今夫佛有丈六金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不欲追其百福莊嚴，所自出之因行，而效法之，而惟以人種學、麻衣、柳、莊學方式研究之，其爲愚也，不亦若買櫝而還珠之流乎！夫世間學問之所以不能解決人生問題者，正因其以凡夫情識，妄興假設，而運用萬事以解釋一事；羅織邪說，配以符號，列定方程，曲予引證。如有進化論，而資本主義出，而前兩次大戰已生；有資本論，而共產主義出，而後三次大戰將生。若救以正心誠意，少欲知足，禪悅爲食，精進爲鑑，證果利人之教法；彼則以其事屬渺茫迷離，不可以目擊而手持之，乃以迷信鄙之。于是而有佛教、佛學分化之動機焉！彼德國教授，蓋不外乎此等發心而已矣。可痛哉！今日之學術界也，吾欲無言矣。晝永

禪餘，不覺瑣屑，統希垂譽。

戊戌仲春

謝侯全慶居士端節香資

山居獨修，渾忘歲月；郵差送到，鴻施廿元。檢閱通書，始知爲端陽角黍之贈，感甚！

復謝巴壺天教授詩評

奉讀詩教，辱蒙評選，又得拋引嘉什，詩禪並臻上乘，既感且佩！不才經行口占之作，極少錘鍊推敲之功，偶爾吟道，但取現成詩機、禪機之契合者耳。每不肯爲格律所拘，詞藻所役；其病因在率易，頗類竹枝詞、打油詩。號曰《短笛集》者，以其信口而出也。勿謝！

答沈欽群居士問密宗不廢男女之理

頃奉令姊手教，附有大函，垂詢原文，密宗何以不廢男女之事？豈僅

密宗不廢耶？天上地下俯仰化育；日炎月涼，晝夜更替；雨暘時若，農作豐收；潦旱偏盛，餓殍載道；此自然之不廢男女也。有杵而無臼，則米不熟；有鎖而無鑰，則門不開；有橐而無籥，則風不生；有齒必有間，然後兩輪齒間互入而時鐘以行。各種機件有全然凸出而無凹者否？有全然凹入而無凸出者否？此物理之不廢男女也。氣血雙運，營衛互助，動靜相須，水火並濟，左右交感，上下吐納；設使左手之拇亦從左起，而右手之拇亦從左起，則不能合掌；上齧之齒向下生，而下齧之亦向下生，則不能咀嚼；此生理之不廢男女也。夫男女有何傷哉？所傷者，不得其用之道耳！故荒淫者必早殤，而袁子才平生無病不孤眠，壽逾耄耋；蘇曼殊雖出家人，多諸邪緣，不知控制，竟以夭殤；此其故可以深思之矣。佛祖知眾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習氣最重，頗礙初修，乃主張出家抑欲，以求正定，此小乘工夫，終不許證佛果。其後小乘基穩，定力增加，令趨大乘，圓證法空；既得勝智，乃能了知淫事一法，本性亦空。故《理趣經》曰：「一切法性清淨故，淫欲一法亦清淨」。大乘菩薩，見一切法空，故不廢淫事而度淫女。必以淫欲得度者，則以淫欲度之；心住法空，不自知其為淫欲也。密宗有一定修法，詳見拙著《文初集》內〈忍精採鉛提點辨〉，茲不復贅。先

生所引無生者，非謂無生育也，即於有生而證無生。緣起空性，不可偏廢，滅後斷空，非證無生也。諸佛降生人間，豈已失其空性耶？淫欲之道，直使心理成空，生理化光，即身成佛，究竟利他，淫欲云乎哉！男女云乎哉！且曰不廢者，就其表而言也；曰亦廢者，就其裏而言也。男不洩精，女不產卵，雖具大樂，而證無漏，此廢俗人之生育也。降提自在，定慧等持，此廢俗人之貪行也。男根成杵，女根轉蓮，此廢俗人之陰陽也。男成少艾，女轉妙齡，此廢俗人之損敗也。出入抽擲，息增懷誅，此廢俗人之淫行也。男得大樂，即法性之不滅；女證大空，即法性之無生，此廢俗人之妄想也。悲心流露，智光煥發，此廢俗人之風流也。魔宮震動，諸天擁護，此廢俗人之放肆也。以俗人之心，揣聖人之腹，安得不方柄而圓鑿乎？鉅錚而難入其竅要也！拙見如斯，唯高明裁決之，是所至盼。

復謝彭澹園社長

奉示兼拜聘書，感愧！感愧！匪霸神州，詩教毀盡，得道長救之海外，全亞響應，廣開吟壇，喚醒國魂。不才蟄居禪房，亦隨喜無量也。

復梁德君論命運書

古人李蕭遠有《運命論》，然論其末，而不徹其源。郭子玄有《致命論》，然勵於己，而未窮其理。仲任（即王充）則蔽之（見《論衡》），而徒增其疑。子長（司馬遷）則嘆之（見《夷齊傳》），而唯益其惑。民幼讀《史》、《漢》，嘗二致意，未獲究竟；後採佛典，始迎刃解。佛《楞嚴經》力闢定命，謂諸法空；既證空性，天地鬼神不能限，氣數命運不能拘。未證空性，則無分凡聖，皆隨自造善惡業而自受善惡報。釋迦文佛有馬麥等九事之對，光明鬘佛捨壽湯鑊中，目犍連被人擊斃，舍利佛下腸而逝，我國禪宗二祖慧可慘遭斷頭，西康八角活佛（藏音八角，其義即八頭也）連出八首（每斬一頭落，又出一頭），連斬八次，蓋各由宿生罪業所致。古人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酬宿債」。民則曰：「報則決定報，受則實不受」。何謂不受？喻如二祖，臨刑白血冲天，其時心中不感殺苦，但有空樂，故云不受。何謂決報？其身首異處之外形，蓋與凡人無異。又當知者，報施異熟，遲早不等。當其惡果未成熟前，仍可努力培養善業以挽救之。如袁了凡先生命中不能得子，其後遇高僧，勸作善事，乃創「功過格」，限期完成十萬端，果舉兩男，皆列公卿；曾作《立命篇》，

自誌其事，詳見《了凡四訓》。若彼普通凡夫，不知培補，焉有不爲命數所限者哉！然此所謂命數者，即前生所造之業，今生應得之報，非如其他宗教，以爲上帝主持人命，上下其手，形成謬論，以威凡愚，非真理也。

復澄基兄論檢討修習工夫事

承示殷殷，以弟未早成就慮；既代爲懸揣其故，又囑弟檢討其因。益友固成就條件之一，敢不感激拜命，縷呈請教乎？

謹先檢討三慧：謂弟孤陋寡聞，盲修瞎練乎？則讀《磧砂》于長沙，溫《頻伽》于重慶，閱《大正》于北竺，誦《龍藏》于蘇州；從師共三十七尊，學法越黃、紅七派（註一），縱教頑石，亦當點頭也。

謂弟慎思不周，明辨不精乎？則《文集》辨遷識之量，《中督》關身見之邪，《知恩》釋勝法之微，《短笛》嘆貶小之過，《塔鬘》讚古人之功德，《塔燈》破末世之猖狂。兄學道漢、藏，書閱今古，曾見拙作，有幾許違反正理者歟？

謂弟修習不勤，反省不力乎？則巖處苦練者誰耶？尸林夜修者誰耶？雪山習定者誰耶？閉關之期，久暫兼有，中土三五載，西天廿餘年；蒲團

七穿，草薦十易；夜起于子，晨興于卯；入夢則修知夢，就眠則修眠光；病之不休，貧之不罷，苦之不退，魔之不嫌；日則檢討，行于臨寢之前，月則反省，錄于統計之後。以傳記爲鑑，而自照之；以戒律爲師，而自勉矣；不亦略歷修習之辛苦，略盡反省之能事乎？今夫推論人之成就與否，必問其資糧焉，必詢其加行焉。謹就此二事言之：弟近二十年中，放茶于萬僧，刻石以萬咒，造塔（註二）滿萬數，供燈十倍之，上香不可計，獻水無由估；放生七萬，印像五千（註三）；火供豪華，精誠具足，架白檀廿斤以爲竈，焚綢緞五碼以爲衣，穀類多斤，金泥廿盾（註四），不止一次，豈僅一尊。弟以貧簞子，蒙兄等佈施，薄其資生，厚其供品，縮食節衣，日行月施，統計次數，幾等富人矣。或以爲借花獻佛，憐人之慨，不足爲數，則窮人惟有此一身也；今弟常行施身法，皮也，肉也，血也，心也，腸也，肺也，骨也，髓也，腦也，勢也，無不觀想施盡，豈尚有所惜哉！若謂身施不如法施也，則少時寫經十餘部，近年出書十餘種，募款數萬元，散發六千冊，既不出售版權，亦不收回工本，遙寄各國圖書館，未取分文郵花資，此而不足以爲資糧乎？然則如之何其可耶？

若論加行，弟最初即修四加行于長沙淨行林，子夜獨興，孤燈相照。

不疲則誦〈皈依咒〉、〈百字明〉；欲睡則大禮拜，供曼達。此四加行，經歷兩載餘，皆早滿十萬；曼達惟及十千，而近年每逢佳期，猶補行之。黃教規定爲十萬，白教規定爲一萬；兄曾遊康、藏，亦聞任何一派，作百萬之規定者否？如此而曰加行不足，不亦冤哉！或又爲之揣摩曰：「是必小乘基礎未穩，無常、出離之心不足也」。弟放下俗務，專心佛事，既二十餘年。當其初期，父母衰老，兒女幼稚，妻正少艾，室如懸磬，老者無棺，少者無育，妻既無妯娌媵婢，弟亦無兄弟伯叔；撒手家庭，負笈西康。其後父死，弟在雪山習定；母亡，弟在鑪霍閉關。病也，未能事于榻側；葬也，未能哭於墓旁。今則男婚女嫁，弟既未主周官之典禮，亦不知親家之門庭。謂弟猶似在家俗漢，得乎？不得也。既到西康，日無休息，半日選譯，半日閉關。譯經在六百萬言以上，悉以授人；閉關在二三年之間恨不能久。若全不念無常者，誰不好逸惡勞耶？

如是則必有罪未懺也。然造小型塔十千，念《百字明》十萬，前所述者，不亦懺罪之通例乎？此外特繪上師、本尊、諸佛、菩薩、護法、空行諸像，八寸者百，二尺者十，猶以爲不足焉。後繪懺主三十五佛相，廣二尺，高三尺；燃三十五盞酥油燈；誦〈三十五佛懺悔文〉，拜之哭之，不止

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蓋已至數十次矣。弟今生既未曾弑父蒸母，亦未嘗越貨殺人；既未曾結黨營私，亦未嘗造謠惑眾。其或前生，罪重如山，冤深似海，怨聲遍地，禍水彌天；然《造像經》云：「造佛一尊，消盡諸罪」。今爲數千百倍之矣，豈尙猶未足耶？或曰：「懺悔不在多少，要當取罪淨之相」。此固理也。弟嘗夢日月沐浴，飲白吐黑，飛行自在，皆許爲罪淨之相，不止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蓋已數十次矣。謂人有此夢則可云罪淨，我有此夢，則不必罪淨，此理公允乎？如是則生起次第及圓滿次第，修習必未如法也。此中可述者甚多甚細，不暇縷陳，今且以要言之。起分，弟曾見對生本尊不下數百次，不下十數尊。而自生本尊，曾于自身現起大黑天、綠度母、文殊師利、金剛薩埵、勝樂金剛、密集金剛等，或在定中，或屬夢裏，謂起分全不相應，何以如此顯現耶？圓滿次第，則大手印依貢師評，已得一味覺受（註五）；「頗瓦法」，依諾師示，已得三種瑞相（註六）；「夢觀法」，一月中能達十八次；「氣功法」，一口氣能閉二分鍾。至于「死有」無雲晴空之光明，「中陰」顯增得三之色相，顯起不止一次，謂正分全不相應，何以如此耶（註七）？

今檢之淺者已如彼，驗之深者又若斯，然則因律果條，豈有味爽者歟？

此又非也，請爲兄一言，以教其缺點曰：「論諸事端，雖已淺涉；叩其證量，皆未圓成」。坐此故耳，豈有他哉！

夫有一念欲待明日，則無常心證量不具；有一念愛慕俗物，則出離心證量未圓；細罪則隨懺隨生，諸佛而外，誰能全淨耶？善事則隨行隨著，登地以前，孰能全空乎？起分則偶顯而不相續，正分則淺嘗而未深誦。聞、思、修學海無邊，豈可得少爲足？戒、定、慧階層甚繁，豈可剋期到家？古人有三十年未破初參者，有四十年方成一片者，有三阿僧祇劫方成佛陀者。儒家曰：「欲速則不達」。禪匠曰：「著甚麼死急？」此皆所以勉人積功累德也。諺又曰：「水到則渠成」。又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註八）又曰：「皇天不負苦心人」。皆所以勉人竿頭再進也。

兄愛我之篤，有甚于父望其子乘龍，妻望其夫封侯，師望其徒登科，故不覺以廿年修習爲久，以未得成就爲慮也。若弟豈下賤無志之小人哉？苦心孤詣，忍辱含垢有年矣，何嘗不欲速得佛果耶！然此事豈容勉強哉？經云：成就有四因：曰明師，曰益友，曰自力，曰時節？兄豈非我之益友哉？諾師、貢師，豈非我之明師哉？弟雖愚癡，略有精進，豈非自力哉？所差者，自力固有未充（註九），而時節尤當靜候耳。蒙兄殷勤垂詢，弟

故不嫌瑣屑，以相酬對。諸佛諸天，恩德浩蕩，必有以免弟之愆尤，而慰兄之厚望也。尙祈恕其叨絮，曲予鑒原，假以長期，獎其忍耐，不勝屏營翹企之情焉。春寒猶緊，珍重！珍重！此頌佛安。

註一：黃、紅、薩迦、爵朗、噶馬、香巴、居拔；東密在外。

註二：西藏稱「叉叉」，即小型塔也。

註三：財神二千，韋陀二千，餘相一千。

註四：印度銀圓之單位曰「盾」。

註五：是日兄亦在座。

註六：弟頂上五處開，位置如文殊五髻。

註七：此光明不必在「死有」方現，修行人亦可在生有「定中」先見之。

註八：謂所餘十里難于九十里。

註九：人問文殊所以久修不證，文曰：「力未充耳」。

謝潘松妹遙寄油炸魚

奉到親手油炸鱖魚，節節特選腰身，尤感！願蒙佛恩，常住法要。

謝吳昆生長老並傾談儒慕之殷

《論語》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近月來，晚於道長，頗能體會此義。晚先父母皆未滿古稀，即已棄養；矧道長已逾耄耋，能弗遙念歟？今春奉到鴻施較遲，不敢以資糧爲念，而深以道躬爲慮。渴思之殷，未嘗偶輟；殷重祈禱，並無惡兆；又不敢遽申驚問，恐誤爲以施爲念也。今日奉到鴻雁，始釋下懷。喜懼之間，在恩不在物也。深期高齡，與虛老相等，使晚報效有望，不勝感激涕零之情。自去夏至今春，前後發行英文佛學小冊多種，全世界各大都市圖書館，及各國佛學會，及諸佛學者，直接郵寄，不收分文；以此小勞，聊報大德耳。春寒猶緊，尙乞爲法珍重。

刊復謝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外地部長水谷英俊贈《獅吼》佛

奉讀《獅吼》，實符其名，佩服無量。貴宗所主，平生業成，先得我心。昔作拙詩二首，旨意默契，鹿呈代謝，敬希教正。三年前所作絕句，

都六百首，已編成《短笛集》，業已付梓，正待裝池，容當奉贈也。
附鹿詩二首

吾今不用念彌陀，且喜彌陀念我多；
謂有親兒存正見，苦心孤詣在娑婆。
何時起信具丹誠？彼刻端然已住生；
常踏蓮花行佛事，不須臨死聖來迎。

復謝周祥光略論各教異同

奉讀雲箋，並駁簡君大作，甚佩卓論。黨同伐異，固屬偏執，不可言道；然治學之法，亦有總別兩途。首當會通各教同點，互相隨喜，不立門戶；次當辨明各教特點，最忌囫圇吞棗，儻侗爲病，喪失己宗，徘徊歧路。今歐、美各國大都認佛教與印度教全無差別，故我祖文佛精微哲理，昇華《吠陀》，標舉空性，除二我，蓄五智，異彩特色，少能揀擇，亦今日佛教徒之羞恥也。若天國而下，各教歸途相若，固矣。以天國比之超出三界之涅槃境界，則冤哉枉也。即就天國而論，亦略有差別。或昇欲界者，如耶穌教，以未嘗斷欲故；或昇色界者，如禪定工夫較好之道教，則以斷欲

而有定力故；或昇無色界者，如印度教能深入三摩地者，以其欲、其色、業已止觀滲透故。此不可不辨也。因讀大論，偶吐私衷，未盡欲言。

復張性人謝茶書

奉示敬悉壹是。小茗能值幾何？特十年關中，持咒祈禱，欲承佛力加被，聊結勝緣耳！辱齒及，不當！不當！

復周祥光論諸宗不言境界事

奉教備悉各情。諸宗境界，具詳傳記。如普通之《高僧傳》，淨宗之《往生傳》，天台之《九祖傳》，密宗之《塔鬘集》，各宗皆有修行正理正法。所宜重視者，在此不在彼，境界隨人不同，理法萬古常新；捨理法而言境界，如捨本以求末，緣木以求魚之類，不足以言道也。

復謝周祥光囑作自傳云

奉讀華翰，辱承惠贈大著，增我聞思，篆感甚深。弟愚癡積罪，長修

無成，極度慚惡，何足稱道！自傳之作，教從何處著筆耶？

復黃文叔居士論整理法本事

奉到目錄，深佩珍藏；即此功德，正法永垂。戰事若起，香港難免波及，印度中立，或可安穩。承擬寄存，雖不敢絕對保證不失，然必能與弟所藏者，同其休咎而已耳。弟曾有整理一期大密法之願，首當統一譯名，釐訂含義；次當統一譯音，確定咒字，須當如法分類；次當提要，以便讀者。而最第一步，即在廣搜私藏，遍集叢刊。如北平菩提學會所譯黃教諸書，兩湖印行之《密乘法海》，北平辛喇嘛所講印《大威德生圓次第》，拙編之《恩海遙波集》，皆當匯入《大藏》，務使恩澤長流，萬世不朽，則盡我輩之心矣。和平曙光正放，吾人會晤有期，兄不可以老辭，當如脅尊者，以八秩開始學佛，而以四百餘歲猶作法典結集之主。弟在關中，當旦夕祈禱之也。

復謝周祥光寄贈大著數種並勗以梵文譯華經以報佛恩

奉到大著數種，滿目琳琅，足徵勤敏。方之久蜚虛譽，自詡溝通中、印文化，而毫無成績表現者，有天淵之別，佩服！佩服！抑尤有晉者，吾人重大責任，不在介紹反佛法之印度教於中國，而在多譯中文佛法，反哺印人，以扶助印度佛教之復興；使阿育王、戒日王之佛教，得重見於今日之印度，則吾人之大責盡矣。尊意云何？得無以書生腐儒之見責我歟？

謝馮公夏李世華中秋鴻施

奉到鴻雁，正當月圓，仰望明星，緬懷覺範，不勝感激翹企之忱。

復張性人論解證有別

拜讀讖後，感悟尊錄，敬佩卓見。古德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然則見外別有所傳授耶？抑或即此正見，以行證之耶？縱令即見即行，私心自揣，能相續無間耶？南岳讓曰：「修證則不無」。不無個甚麼？依愚見：悟解是一回事，得見又是一回事，現證又是一回事。其理則前後皆一，其量則深淺大異；要在當人內自體察。解悟屬思慧，不離意識；得見而有

其量，則屬修慧之初步；現證則屬果位，超出意識。切不可執理廢事，更不可以知解爲證量。弟之《禪海塔燈》，已在裝池中，論禪家證量甚詳。已函劉銳之居士代贈，可供參考也。

唁張沈綬箴世伯母並附輓聯

頃奉澄兄電報，驚悉世伯圓寂，不勝哀悼！此即虔修「頗瓦」並誦古曆本月廿八日舉行彌陀火供；除函勸澄兄保目（註）節哀外，特肅書奉慰，敬乞寬懷達觀，轉其哀思，勤作佛事。輓詞附陳，未知能告慰靈前否？

附輓聯：

才情似蘇東坡，曾坐鎮要津，不減天倫之樂。

識膽如郭尚父，宜收回大陸，乃存誠篤以終。

註：張澄基先生素有目疾。

復張性人破其認識

奉示重述認識當下云云。既有認識，早不當下，三十棒遙領去。古人

云：「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拙著《禪海塔燈》，多破禪和狂妄；細心一讀，再作商量可也。

復張性人書並附偈語

奉示洋洋數百言，皆屬教下中物。若論宗門真參實悟，何不就前函所舉公案下一轉語來？

附偈曰：

者邊那邊，牽蘿補屋；擲筆一句，天翻地覆。

稟復馮達庵阿闍黎謝示文殊一字真言梵字

奉諭詳釋文殊一字真言梵文，真義瞭如指掌；篆刻甚深。瑞誕例儀，爲數寥寥，既不值貯蓄，更不堪投資。于國于師，皆無小補。特遠隔重洋，常蒙訓誨，聊作郵資耳。

稟復張沈綬箴世伯母

奉讀慈訓，敬聆世伯父大人彌留詳情。伯母身當大事，心常鎮靜，自是宿慧深厚，佩刻弗諼。口出長氣，若其神識果隨此出，應墮鬼趣，此經中語。然以伯母扶其身正，令其頭仰，且以平日助他勝緣，得感大眾圍繞助念，則必生西無疑。愚侄聞耗，立即修遷識法，誦《彌陀經》，行彌陀火供，放茶齋僧，濟貧施藥，亦曾略作善事，回向生西，刻仍在努力祈禱，直至七七，不敢少懈也。囑函澄兄各語，敢不遵命，特寄一簡，大意謂：兄在生前，未承歡膝下；病時未事奉榻前；既棄養矣，又未得匍匐奔喪；除供盡所有，以卜牛眠，營墳墓外，尚何有可酬親恩者耶？自當絕對服從伯母主張，毋得有其他時髦建議，徒遺堂老以重憂也，云云。愚侄以澄兄視我如骨肉，我固不得不視彼如兄弟，直言所達，未知中聽否？

謝李金英女居士賜嘉餽

日昨初晤，三位中獨知女居士，如見故人者，昔日夢中，曾相見耳。辱贈嘉餽，謝謝！

答黃婉雲女居士欲出家問

承詢出家一事。以女居士年正及笄，非真已看穿紅塵之人，不如聊爲展緩。目前旅印尼姑甚少；有之，或多病，或多事，彼輩並無意接收女徒。不妨候有大德老尼時，再行決定；在家亦非全不能修。

答黃梅侗居士諸問

奉示疑及佛法各問，分別解答如次：

(一) 任何生命可轉人身，若爲惡人，何貴乎人？

任何生命，雖可轉人身，亦可再證佛身；然異熟業力，未到轉人身時，則不能立轉。如舍利弗爲祇園開土，定中見地下深數寸許有老蟻，謂在多劫以前，即受蟻身，至今猶未轉人身，此其一例。貴乎其爲人者，以其共業較畜生之共業爲優。畜生橫行，而人則不得橫行。其所以爲惡人者，在乎其本人之自由意志。如周處，人比之爲蛟爲蛇，遇陸機、陸雲，受其感化，轉爲善人，史家稱之。然則惡人非不可轉爲善人也，此則其本人之別業耳。

(二) 地獄豈別有區域？當爲權說之名詞，地獄即在人間也。

此說偏在理而廢其事；說人間亦有地獄者，如共匪之勞改營，此爲理也。說別有地獄一道者，以幽明不同，其共業也。故十殿、八寒、八熱之說，此爲事也。如言山中有宰相，謂其雖居山中，能協理朝廷也，此理宰相也，並非無朝中之事宰相也。

(三) 閻羅王豈註定爲鬼王？何故經中有神鬼擁護，而不得加持，以轉其鬼身耶？

閻羅王及八部天龍是否全無成佛者，兄焉得知？蓮花生大士以「奪舍法」入藥叉國王之身，而度其國藥叉眾。閻羅王又爲大威德金剛化身。此中不可思議之變化，惟學密者知之。

(四) 鬼官作華人姓名，何故？洋人不能爲鬼官耶？

兄華人，故見經文作華人姓名；西方人亦各自有其姓名，則爲西方文字。如中國稱「鬼」，藏人稱「吉」，英人稱「哥斯特」，異名而同實也。

(五) 常寂光淨土何在？

常寂光淨土即是法身光明，身土不分者也；其光無所不在，故曰法身圓滿而無相。

(六) 心淨則土淨，非別有淨土？

心淨則土淨，此就理言；有此理，必有此事。經中所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者，即是事也。證得一心不亂，淨土現前，不隔咫尺，則理也。不可執理以廢事，如云心好不用齋，此就理言。果能心好，必有慈悲，不忍食肉，此屬事也。用齋者，豈其心不好耶？

(七) 罪如可淨，則如基督教矣？

佛教與其他宗教，在人天乘範圍之內，亦有所謂外內相同之義，如：禮拜、恭敬、供養、佈施等。其不共者，則屬佛教之精華。今兄所云：懺罪在佛教，則有所謂可懺與不可懺二種。可懺者，非決定業也；不可懺者，決定業也。如世間法律已判死刑者，則不可以金贖之；未判者，則有以金贖罪之說。耶教有所謂天生亞當遺傳之罪，佛教則不許也。依拙見，毀謗佛法之罪，雖信耶穌，不可仗其十字架而得懺也。若世間殺、盜小罪，無關大事佛法者，則依信天主、耶穌而得懺除，然非謂隨懺隨造也。受洗之後，則不可再造。佛法雖亦主懺其已造之罪，然重在其悔其未生之業，蓋重在因果律而不重在宗教形式也。

(八) 佛不度眾生，惟眾生自度？

此乃佛之謙詞。勉勵後人因地上努力，尊重戒律，以自救度；然此戒律，唯佛所定，守之而得自度，安能忘佛之恩？故在弟子，則必尊重佛所制戒，而依他得度也。自度他度，因緣和合，不可偏執一邊。

(九) 仰仗佛力，佛佛道同，何以專求彌陀，藥師耶？

佛之共德固相同，然亦各有不同之別德，不可因共而遺別也。藥師東方，主生，所發十二願，多屬生活。彌陀西方，主死，所發四十八願，多屬往生。如世法同為官員身，然各主部門不同。取簽證則當赴移民局，取貨物則當赴海關。

(十) 地藏生印度，未嘗來九華，何故以九華為地藏道場？

九華山以其開山祖為地藏菩薩之化身，亦如永明壽禪師為彌陀化身，而彌陀並未生中國。然以永明壽之生辰，而作彌陀大誕，以紀念之。

(十一) 藥師瓊瑤光王佛何故改為消災延壽佛？

並無人改為消災延壽佛，而禁用藥師佛；特在名詞上，加以讚嘆，或祈請之詞耳，並非直改其名也。如云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上四字讚其德，第二四字作一種祈請耳。

(十二) 藥師佛巴利文名如何？

《藥師經》屬大乘佛法，非巴利文，其梵、英混合文爲：

BHAISAJYAGURU (藥師) VAIDURYA (璪瓔)

PRABHASA (光) TATHAGATA (如來)。

謝香港曉雲法師寄贈《佛教文物》

奉到尊刊《佛教文物》，以藝術力，多方善誘，煞費苦心；讀者固多，法器難得，深爲感喟。口占一絕，鹿呈於後，尙希喝政。更有進者，觀音菩薩之化身爲多羅菩薩，前者男性，後者女性。中國古畫中，以白衣罩頂者，稱白衣大士，即多羅菩薩，南海普陀所供者是也。今台灣出版中英對照佛學叢書，經典之部，所譯觀音菩薩，用女性代名詞；而社會一般淨土宗信徒，亦多以觀音爲女性，然《阿彌陀經》明載極樂世界並無女人，何以觀音可以爲女人，而成補處佛耶？又諸譯文中，每以上帝代父佛，帝后代母佛，如此則天乘佛乘不分矣。貴社有國際宣傳佛法之企圖，而今西方人，鳥瞰佛國，遍參顯密，此等錯誤，已不復有，苟不改正，必滋哂笑也。法師以爲何如？

附詩曰：

可憐一片老婆心，善誘多方不易尋；
吳帶觀音欣發現，寧無半個是知心？

謝魯梅嬌女士臨別所贈蛋糕形色數目適與七星相符

今晨燃七星燈，誦習〈七星咒〉，並拜北斗，可爲此次避暑來山一種新功課。別後乃將所供食品收檢，余始發現其中蛋糕，形似星斗，而其數目，亦符合七數，似乎預爲約定者也，而實未然。足徵誠心有感，自然符合。勉之！勉之！

謝譚雲山居士囑出關主持印僑佛學會事

奉教殷殷相勗，既感高誼，辱賜百朋，尤深愧懼。承示詩偈二種，雪山塔與世間覺。此固不可以口頭禪了之也，使弟破之曰：「執著雪山便有求，雪山那許異心頭；法身頓破雪山塔，百雜碎時不待修」。世間出世間，何處著一覺？道箇求菩提，已是添免角，如此說去，豈不更勝一籌乎？然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人如南泉自搆茅篷，卅載不出池陽一

步；如利蹤有「三十年來住子湖」句；如從朗有「三十年來住木陳」句；而法常謝齊安之請，則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費追尋？」今兄以佛教會相委，殆子使漆雕開仕之嘆歟！弟亦未能自信也。欲言不盡，容當再續。

謝薛啓培先生接濟閉關月費

奉到尊匯大衍之數，感愧兼之。代請託者（張澄基居士）已在萬里之外；受實惠者，曾無一面之緣，乃蒙慨予攸助，義充仁溥。孟子所云：「何必曰利，亦有仁義」。其斯之謂歟！今之申謝，亦在此而不在彼也。願承佛力，回向不虛。

答張澄基居士問氣脈書

欲證密宗果位大樂智慧身，必先開五輪，總攝五方佛功德。欲開五輪，必開中脈，以證顯密共證佛法身。欲開中脈，必先用中脈臍輪密輪一段。欲開臍輪，必修瓶氣拙火。欲修瓶氣，必先修本尊身。欲修本尊身，必先

修生起次第，必修四加行，及大乘空性緣起之止觀力。欲具此止觀力、四加行，必先修外四加行，如：畏輪回苦，知因果律，出離闍闍，痛念無常。如上所述，依例行次第，行者必順其序以行之。後後不相應，必是前前不具足。勿謂我有無常心，不可憑一時感想滄桑而謂具足矣；必也不染世事，不著五欲，於任何紅塵繁華，徹見其成、住、壞、空，不加貪著，方是無常心切也。兄所謂每恨有樂，不能自由收攝者；實則此為世間之邪欲，非發於中脈明點之樂，或氣功之樂，乃發自酣眠之普通生理現象，所謂無欲而自發作者也。故今欲收攝此樂，則惟有依賈君所示，恢復原狀外，別無用功處也。如此樂乃發自中脈明點者，則當收於拙火之位，此即是提，散於五輪及全身。兄既不慣於修此，則必不能收回，而發其作用。發於何處，即收於何處，此屬定則。兄未修拙火及中脈，惟其安眠發之，而以醒寤散之耳。外道則以外道之臍輪發之，而以外道之定力收之耳。兄於外道，亦未全部學修，則無法收拾矣。密宗雖已學全，然未全依次第忍耐修習，則謂我唯修大印耳。大印則以大印睡光明定發之，亦以大印定收之。兄如能以大印縮陽，必能以大印收樂也。若謂修大印，則不必論氣脈，惟以一法攝盡百法。開臍輪者，大印之定也；開中脈者，大印之空也；開五輪，大

印之通也；是以一法攝百法，而非以一法廢百法也。故大印行人而不起無常心者，則必於時上有執著，時上未修大印也。而不生出離心者，則必於事上有執著，事上未修大印也。而不生菩提心者，則必於眾生有執著，於眾生未修大印也。未具等於開中脈之法身光明者，則於大印本體上，未能入明體空性定也。未具等於開五輪之報化神通者，則於大印一味上，未能入緣起妙用也。能發樂，而不能收樂，則於樂上有執著，未修樂空無二之大印也。修大印行者，必具足唯此一法為根本，亦唯此一法為行道，亦唯此一法為對治，亦唯此一法為證果。雖不依氣脈修之，然必依氣脈以考驗之。若論禪宗大毒辣者，根本無心，根本無修，根本不新成佛，根本無眾生可度。若金若沙，皆可傷目。禪之一字，猶不喜聞，何況氣脈？更談不上甚麼發樂與收樂也。大禪和之成就者，無有不出離者，無有存常見者，無有著樂者，無有問氣脈者。驀直去，有甚麼話說？若不能驀直去，則葛藤多多矣！則當依大印四瑜伽修。大印四瑜伽中，欲得後後，必先得前前；專一之前，亦有共道次第，如外、內四加行，亦未有不出離者，不生無常心者。蓮密祖師，有榜樣在，兄向何處辯護耶？好話從兄說盡矣，聰明人莫再自誤，破斧沉舟，唯兄自勉耳！何用斤斤乎發樂與收樂耶？

復謝屈文老書

奉示敬悉。前所爲辭（指《文集·論雙蓮書》），雖至唇敝舌焦，仍未蒙蕘探，自慚德不足以服人，言不足以感友，惟有內勗耳，豈敢以瞶爲（來函有「幸勿見瞶」句）？孔子曰：「朋友數，斯疏矣」。此後甚望細讀前後各函，且以自身行履，反躬對照，則或者可得之於平旦乎？予欲無言矣。

復張厚群先生論真知書

初當切知世間由意識產生之科、哲學，皆非真理。次知佛之證覺，無非了此真理，非由意識產生之哲學。佛由三昧力契合真理而發明之，是謂現量證得。

次知佛之真理，即了知一切諸法，因緣和合，了無自性。十法界並佛在內，無非幻化。佛特能於緣起實德，自在運用。凡夫則執著我與我所，而被緣起支配。

次知如此無自性之本體，有情無情皆悉具足。有情縱入地獄，而此本體空性並未喪失，一切眾生皆具如來藏。

又知眾生雖然本具如來藏，然而無明覆障，不能發掘。故於破無明一點上，建立除此無明之一切方便。非如來藏有待修持，如來藏一切功德皆現成故。我及一切有情，皆因無明乃至輪迴，長劫受苦。帝王將相、大哲學家、大企業家皆不能免。由輪迴長遠，受生次數甚多，是以無邊有情，皆曾爲我生身父母。爲令自他一切眾生之生身父母皆出輪迴，顯著如來藏性故，我當發大菩提心，起成佛利生之行。

發菩提心已，有兩正途可行：一則爲般若乘，即長住生死海中作利他事業，生生以之，令他先成佛；一爲金剛乘，即先行取得利他之即身佛果，具足一切功德，然後究竟利他，令他亦即身成佛。弟所勉於兄者，蓋在金剛乘也。

金剛乘行人當具果敢之出離心。如密勒日巴云：「心依於法，法依於窮，窮依於死，死依於岩」。拙詩云：「心依勝法法依窮，窮到將亡必有終，終此一身何處死？死於荒草碧岩中」。

金剛乘爲取即身佛果，故有各種特殊果位之快捷方便，飲食便溺，睡夢死時，及死後之中陰身，皆當利用以修，不可有一秒鐘用在世間俗事上，由此故，早一秒鐘出離，有早一秒鐘之利益。是以苦勸出離者，蓋期以遠

大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然彼之任，在人事耳，非六道之大事；彼之遠，在死以前耳，非在輪迴未盡以前。其爲重爲遠，有天淵之別，唯兄勉之。

健按：此書發後，曾爲其妻駁斥，張君爲順妻意，根本取消學佛一舉。而張澄基居士聞之，來書責余不是！不應向人人勸出離云。因誌之，以望後人之批評。

奉覆馮大阿闍黎問學佛履歷

古曆十一月十九，正依西藏法例，供養護法，適奉恩師明印，及諸開示，無任感戴！承詢學佛略歷，條呈如次，尙冀在遠不遺，嘿爲加被，早日成證，不勝翹企之至。

(一) 民國十八年，皈依太虛法師於長沙。時任湖南省教育會祕書，所屬圖書館藏佛書甚富，曾博覽之，而未及起行。

(二) 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加入湖南長沙居士林，曾深究淨土五經十論，斷葷及正淫，吾妻亦隨行。

(三) 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開始學黃教密宗。蒙大敬法師傳授多傑尊者所編《密乘法海》百零八法。是年曾閉關專修《綠度母法》，夢

中蒙綠度母授以口訣曰「前乎汝者，有無邊諸佛，於汝無增；後乎汝者，有無邊諸佛，於汝無減。但須照顧現前一念，會當永超三界輪迴」。

(四)廿三年，蒙諾那先師傅授無上密宗仰兌口訣曰：「一念不生，一事不管。我就是阿彌陀佛，打起精神！」曾侍師閉關黃龍寺，依訣習定，未能徹悟。

(五)二十四年春假三日（時任職長沙高中）閉關，不食不寢，起坐唯思空性之理，再依師訣習定。蒙佛加被，定中忽見南天鐵塔，同時忽得決定見，曰：「整個都是的，沒有二話說」。

從此於煩惱即菩提，無有疑心。亦兼讀禪案，於古人未了之案，輒能代之（其後著《禪海塔燈》，並譯成英文，普施全世界禪宗團體及學者）。

(六)廿四年，閉關湖南岳麓山五輪塔，蒙太虛法師電囑赴重慶漢藏教理苑，教授中國文學。得遇川中諸大喇嘛，受紅教、白教、薩迦教重要無上密宗灌頂。於祕密第三灌法，追求甚急，而未即得實修方法。是年曾趁寒假，閉關峨嵋山金頂寺一月。

(七)民國二十八年，辭卸內政部行將委任之祕書職，蒙內政部部长欽助，赴西康學法兼閉關。曾受印度傳入西藏五百尊法總灌頂。西藏密法，

包羅已盡。譯經六十萬言。閉關雪山經年：父母西逝，不得奔喪，終身之恨，匪成就莫贖！其後各方委以要職，皆辭謝不就，專心修證。

（八）三十三年，閉關嘉江年餘。三十四年，日本兵陷攸縣，弟子固早已知之。早數日檢點簡單行裝，率家人逃難於攸縣東鄉。時已離家八年矣，隱居岩穴二年，各方邀出岩服務，寧餓不就。直至三十五年，因黃蘗秋老居士邀朝印度，且為昔年閉關佛所預告之事，乃出岩赴印。

（九）三十五年，過粵將赴香港乘飛機朝印度，於廣州舊書肆遍覓王圓五遺著。得聞恩師之名，為王氏親傳首座，乃奉訪焉。

示澄兒以性衛生及優生條文，時彼已結婚數月

汝母來信，詳告汝結婚諸事，甚慰。下列性衛生各條文，宜遵守之，可保汝身。又優生各條文，詳載各禁忌，則生子必優良易育，亦宜遵行。

甲、性衛生

一、忌燃燈交接，交後燈下閱書。犯之，目不瞎而自盲。精誤入目，必盲。凡曾以指弄陰戶，宜立拭手。

二、男仰臥，舉腰以應，則易患腰痛；仰臥不動，而略縮足，則男得益。然不易生子。

三、交接低頭延頸，則患頭重項強；以頭置女額上，則免。

四、夜半飯未消，病胃，或吐血，或水蠱。宜在半夜以後交之。

五、醉後交接，病黃疸。

六、交接時共話，內損臟腑。

七、當溺不解而交，病淋。旋解即交，病脈澀。忍精不出，病石淋。

八、當大便不出恭而交，病痔。平時大小便，皆宜咬緊牙關。

九、當日食月蝕，或五月十六（陰曆）天地交，不可行房。犯之，三年後必死。

十、交接過度出汗，又復動盪，被內風邪入體，則病跛蹇，手不及頭。

十一、出精時，速仰頭閉氣，怒目，左右視，縮腹以貼背，可明目留神。

十二、交接必徐緩，九淺一深，可免病。暴行深入，則易生病。

乙、優生

- 一、大雷大風交接，生子必癰腫聾啞。
- 二、醉後交接，生子必顛狂。
- 三、小便後交接，生子必妖孽。
- 四、沐浴後交接，生子必不周全。
- 五、臘底除夕交接，生子必瘖聾。
- 六、勞倦後，或行長途後交接，生子必夭殤。
- 七、彭祖曰：「平時宜寡欲，月中一次，於丹經後三日，雞啼時交，生子聰明長壽」。
- 八、懷孕三月，以戊子日取男子冠纓燒灰，令汝妻以酒吞此灰，生子必富貴。
- 九、男先出精，必難受孕。必先令女感動，欲得男而不可得，津液外流，然後與交，則精易與卵子相融。
- 十、老子曰：「夜半得子爲上壽，夜半前得子爲中壽，夜半後得子爲下壽」。
- 十一、懷孕後，勿淫欲，勿詈罵，勿憂愁，勿登高臨深，勿服藥，勿針灸。端心正念，常聽人講經，得子必賢良，是爲胎教。可囑汝妻，

知而行之。

十二、房事中忽逢嬰啼，急以乳止之，此嬰必夭。必俟房事後三小時方可乳，啼時唯可撫慰之。

十三、孕後三月必斷淫，子必壽。不斷淫，必小產。分娩直至後一月，必斷淫。

十四、有子不乳，另請乳母乳之，則易得二胎，且必不壽，又必生女。

右各條文，或從醫書，或從道藏，或由余本人經驗攝略而成，切勿輕易視之，負吾所教。

復屈文六老居士探究頗瓦證量（其後有專論，見《曲肱齋文初集》）

上略。道長又云，曾受頗瓦法，開頂以來，迄未少間，此殊可喜。然此中，亦有可疑者焉，請爲道長作啓發之問題：一、頗瓦屬無上瑜伽即身成佛六法之一，其證量以開頂爲唯一條件，抑或別有耶？二、國中開頂同學不下千百，皆已即身成佛耶？三、開頂生西、生天、即身成佛三者之差別如何？四、開頂法中，當觀智慧淨識如豌豆大，集中中間，當其集中，有何現象發現耶？五、此淨識必在中脈內，由中脈內之智氣拙火沖出頂門，

然則中脈必先開，開中脈之相如何耶？六、古德不主張常修，而道長是常修無流弊。常修之弊，必致短壽，其理安在？道長常修，而今將古稀，何故耶？七、何故國內同學亦有開頂以後，而遭橫死者？如樂山紙廠某君，人皆知之。然則如此開頂，不足據為成佛之證量明矣。使道長果已成佛，晚固欣然隨喜之不暇，何用辯論耶？如其未能成就，而據以為量，死時方悔，則敢不早日提醒之？區區愚忱，幸諒鑒之。

右函所舉各問題，讀者請參看《曲肱齋文初集》內之〈遷識證量〉，可迎刃而解也。

謝梁燮堯燮桂賢昆仲並勸自修書

頃奉夏季鴻施，拜感無涯。邇來於日常呆板物質生活，亦覺厭倦否？於精神資糧，定慧修養，生起欣求心否？去日已多，無可挽回，來日若干，亦無決定，于此能生無常心否？蒙佛加被，道躬康健，財運亨通，欲圖報佛恩，捨成佛利生尙有其他法耶？弟亦嘗自省，慣受佈施，曾無酬報，將何以償債耶？施主具信，尙不能以佛法相勉，將何以利其他眾生耶？然而彼寶石金號，滿貯珠玉，無人過問，豈可當街拋去耶？要在兄等，能有動

機，發起願欲，則弟之可報答者，藏之多且久矣。南望平原，無任翹企。

謝沙濂泉先生賜掛曆

正讀《古蘭》，懷想高儀（沙回教），忽奉掛曆，畫選紅樓。懸壁頭以對參，挑童心而欲返；吾兄殆期我及時看透空樂耶！感篆甚深，不可言宣。弟所讀《古蘭》為英譯本，但有理論，別無修法。兄處有中文譯本及日常修習或祈禱之範本否？小照一方，聊當面謝。

復屈文六老居士論印《大藏經》事並辭編纂虛銜

捧誦華翰，敬佩宏願。重續《大藏》，別選專集，廣譯異文，誠體大用弘之美舉，敢不隨喜。惟是探訪不周，則續者弗全；標準不確，則選者難精；搜羅不遍，則譯者易重。何謂周岩穴，不可遺逸？何謂確解證，不可偏廢（通常編者選者！重解不重證）？何謂遍中外，不可偶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歷代編藏、譯經，皆由國君主之，群臣赴之，公帑營之，而其事僅限於中文也。今則六洲大通，原始小乘之巴利文，大

乘之梵文，新譯之英文、法文、德文，禪宗唐、宋之語錄體，密宗西藏之翻書譯本，渺渺乎其如煙海乎！石室新發現古本外，流通尤爲餘事也。欲求達到貴會諸綱領，殊匪易事。人才之引渡與集中，古刻之搜羅與比較，譯本之採購與徵求，且無論新譯別選，即就中、日、韓各國版本，都二十九種，刪複正誤而重編之，其工作已非尋常矣！我老其善督導之。若晚者，志在專修，未遑附驥，虛標其名，無補實益，惟乞鑒諒，另選賢能。承詢龍藏、頻伽體例，雖經走馬觀花，未遑記問之學。大體《龍藏》以《北藏》爲藍本，而重加校刊。梵筴摺頁，字形大於《頻伽》四五倍，宜於老年人誦讀。《頻伽》依弘教本，參以《徑山藏》、《龍藏》單行刻本，魚豕遍出，爲諸藏錯字最多者；然其搜羅之富，晚出居上，凡八四一六卷，較《龍藏》多千餘卷，亦誠偉業也。斗室蟄居，遙想鴻圖，無任翹企。

謝顏世亮施剛巽走訪並擬買舍此間同修密法

辱承雙顧，感泐五中。茅蓬簡褻，禮節脫略。高雅如兄，諒能恕我。弟素性急躁，喜叨賁臨，恨不吐盡積愆。時間短促，頭緒紛繁，或題頭而遺尾，或答後而捨前。既別，又恨未能分別詳請教益。乃承厚愛，有意買

舍結鄰，以修以老。既補前訪之遺憾，又結長遠之良緣，弟聞而大喜；已分別函請本山老友，就僻靜林壑，訪問宅舍，一俟有著，容當奉告也。

復屈文六老居士所勸出關弘法書

奉教以上師示寂，昂我弘法，隆情可感，未能自信。丁此大憂，益深惶悚。計惟蟄居，續修師法，如量證得，以報師恩耳。弘法大事，豈容冒濫？山中虎去，小猴稱王，徒遺笑柄也。憶昔王某，初謂代師弘法，得供奉師；寢假而自充上師，馴至高築播台，於北平與師對敵。謂上師用空行母，而彼則久已斷正淫，殆不知密法之究竟者。履霜堅冰至，晚早已逆料矣。《灌頂論》想蒙台覽，敷淺冒濫，晚所素破，豈敢自犯之？（下略）

謝修訂《大藏經》會寄贈《卅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附陳對於該草案意見書

修訂《中華大藏經》執事諸公惠鑒。奉讀郵贈《卅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附錄新藏目錄草案。前者多歷年所，斂費精力。後學朝誦夕畢，

坐觀現成，既感且愧。後者有關新編《大藏經》至鉅，既拜讀矣，不可不陳拙見，以示隨喜，而表愚忠也。

一曰、密藏類。當列經藏之後，律藏之前。其理由蓋與顯經同為佛說，雖雜有儀軌，然以經為主，以雜為從；經藏亦有菩薩說者，居士說者，吾人當尊重其主，而附屬其從，不當以其有從，而貶抑其主。草案八十四頁後半最後一段，所述斟酌此類次序，自云困惑，亦僅困惑而已耳。所云似不應先于律藏，並未言不應之理；而上加似字，又謂非經、非律、非論，與上文包括經律論矛盾。最後謂由《知津》之意而變通之，而未言必變之理。夫已有困惑，循古例之合理者以解之，此固正路；今所引《大正知津》，皆以密列經藏之後，律藏之前，引古訂今，誰曰不宜？至古例亦有列于三藏後者，本不合理，縱出之盤古以上，何足為據？近世歐、美人士著作，亦知小、大、密三乘，依次增上，以為一貫之法系矣，吾人不可貶抑密典也。

二曰、總類。宜略簡化調整，以便讀者之檢查；分部因此亦略有變更，拙見分條呈後：

甲、細讀草案十四類及其次序，其中包括經律論三次聯系。初為藏聯

系，次為疏聯系，最後則教觀、戒行、史地等類中，含有零碎雜出之三藏聯系，特略異于前二之整體聯系耳。且三聯系非以類相從，而三三五互間排列之，頗不便于讀者之提取，故有調整改變之必要，此屬理由。

乙、其辦法者，初二整體聯系最易調整，即改原草案次序之二聯系，合為一聯系，經與經疏相接，乃至論與論疏相連便是。

丙、最後教觀、戒行等類之零雜聯系，則較難調整。宜取其所轄各部，依其性質歸併前六類中，使此零雜之第三聯系，亦歸于一個聯系中，其詳細辦法如次：

(1) 戒行類中所轄授受部，入律藏類授受部；行持、清規、法事三部，入律疏類；法事部中有少數屬密宗者，入密疏中。

(2) 教觀類，則將各部改隸于論疏類中。為尊重杜順菩薩所發明十玄門法界觀，應將賢首部中之杜順著作特立玄門部，以隸于論藏類，以顯示中國菩薩名論之特色。真言部歸併于密疏類，法相部應緊接論疏類之瑜伽部排列，三論之與中觀亦倣此，餘各部皆可列于論疏類中。

(3) 史地類中之教史部，屬于佛者，入本緣部；屬于密宗者，入密藏類之廣說部，或密疏類之如來部或菩薩部；屬于地方性者，入地理部。

此地理部改隸其他類，如是則教史部不必另立矣。

史地類之彙傳部，改名傳記部，不與原同類之別傳部對稱。此傳記部，則列于論疏類各部之後。

史地類之別傳部，屬于佛者，入經藏類本緣部；屬于菩薩者，入論藏類新加菩薩傳記部，使與論疏類之傳記部，略有分別，而表尊重。原草案別傳部後列五號（三三九六—三四〇〇）可入論疏類之傳記部中。

史地類之燈錄部，可入宗門類。

史地類之感應部，屬于誦經感應，各隨其本經所在而附錄之；屬于律相者，入律疏類。

（4）彙集類中，古逸、疑似、護教三部，入新加其他類，而以外教部殿之。法彙部屬于經者，入經藏類，而仍立此部；屬于辭書彙典性質者，如《法苑珠林》等，則入新加入之參考圖書類。

專集部改隸論疏類，或稱附專集部。

音義部中之屬梵文者數本，歸併新加之參考圖書類悉曇部，而以《大正續藏》之悉曇部全部收入之。其餘仍立音義部，而隸于參考圖書類。按近世歐、美佛學研究志士每好追原始佛教文字，梵文古體在印度今日不易

得，而日本因學習唐密時頗加研究，故《大正續》悉彙部各書，可全部收入，當爲歐、美學者所尊重。吾人新編《大藏》，必囊括一切藏經之所長，故此部不容遺棄也。且該部印有特製之合法梵字，攝影編入，尤臻奇觀。

又按彙集類，原草案中所列各部，除新加參考圖書類所隸法彙部一部份，分音義部全部，及改隸論疏類之專集部，可稱彙集類外；其餘各部，如疑似、護教、外教等部，皆與彙集性質不相合，以其並無彙編成集之形式，故該部諸書，各有獨立性，故有另立其他類之必要。

(5) 參考圖書類，當從《大正續編》圖像部選取藝術較優各圖像，而去其各種其他版本之重複圖像，以新立圖像部。又按圖像部十二大冊中，多有各種東密法訣抄本，其材料之重要，不在密疏類其他各部之下，應新立東密秘要部，而隸于密疏類中。因在圖像部，故附論于此。

(6) 新立其他類。其他之爲類，雖嫌抽象籠統，然正以其抽象，故所隸之部無具體之限制；正以其籠統，故所隸之部無特殊之條件，爲圖書館學中極富彈性之類別辦法。所以能救原草案彙集類不能包括疑似等部，而致牽強納入之病。凡不屬其餘各類者，皆可列入；至於望類之名，而不知所屬之實者，則就其餘各類，得消極簡別之概念，而于其所隸各部，得

積極了知其性質，故其籠統之病可以免矣。

丁、如此則將十四類簡化成十二類，三種互相隔離之經律論三藏聯系成爲一個聯系，則與通常所謂三藏十二部之數字適相合，特不同者，十二類與十二部之性質耳。

茲將私改類部分別於後，以醒眉目：

(一) 經藏類——各部如草案。惟本緣部，加有史地類中之別傳部，及教史部中之有關諸佛者。感應部之誦經感應，附于原經所在之處。

(二) 經疏類——各部如草案，原次序爲第五類。

(三) 密藏類——各部如草案，原次序爲第四。

(四) 密疏類——各部如草案，原次序爲第八。加入教規類之真言部。又就《大正續藏》圖像十二本內，選編東密祕要部。

(五) 律藏類——各部如草案，原次序爲第二。加入戒行類之授受部。

(六) 律疏類——各部如草案，原次序爲第六。加入戒行類之餘三部。

(七) 論藏類——各部如草案。外加玄門部，就教觀類首部杜順菩薩論文編成之；又加菩薩傳記部，就史地類之別傳部編成。

(八) 論疏類——各部如草案。加傳記部，即等史地類之彙傳部，又

移彙集類之專集部于此類，又加入教觀類有關各部。

禪人問曰：「君子原草案密藏類列于論疏類之後，則提前之；而于宗門類所列尤後，則仍之，何也？」曰：「宗門教外別傳。三藏皆教也，列于三藏之外，正專重其教外別傳也。若論祖師禪，未開大藏以前，早已呈露，既開卷後，那一字非禪？說前說後，話分兩頭，三十棒自領去」。

(九)宗門類——各部如草案。加入史地類之燈錄部。又就《大正續藏》新編日本禪書部。

(十)其他類——新加其他類，而以彙集類之疑似部、古逸部、護教部、外教部等，不隸屬其餘各類者，皆匯歸此類。

(十一)參考圖書類——新編彙書部，即就法彙部中之有彙書性質者編成之，如《法苑珠林》等。音義部，新加《大正續編》移來之悉曇部及圖像部。

(十二)目錄類——各部如草案。

設有人焉，欲研究天台、法華之止觀。依右列私改類部，則初于經藏類法華部，得《妙法蓮華經》；于次經疏類法華部，得《法華經疏》，又于次論藏類禪法部，得《六門教授習定論》；又于次論疏類天台部，得《摩

訶止觀》及《六妙法門》；又于同類之傳記部，得《天台九祖傳》。舉相連屬，依次得之，不必於同一研究，而檢閱必越數類，方可間錯得之也。

若依原草案，分類求之，則于經藏類法華部，初得《法華經》後，必越律藏、論藏、密藏三大類，方可檢得經疏類法華部之《法華經疏》；又必回頭兩大類，方可于論藏類禪法部，檢得《六門教授習定論》；又必越密藏、經疏、律疏、論疏、密疏、戒行六大類方可于教觀類天台部，檢得《摩訶止觀》、《六妙法門》；又必越宗門類，然後于史地類彙傳部，檢得《天台九祖傳》。以視按私改類部之順序，連貫檢查法，難易不亦有別乎？

夫大類不宜過多，多則龐雜不相連屬；小部不宜太少，少則不便按其據點而直取之。私改已增數部矣，對各藏諸經性質分別整理，去複補闕，是一重修訂工夫；對讀者研究方便，易于提取檢查，又是一重修訂工夫。前者諸公已竭其力焉，後者則私改，欲勉為補充耳。其中各部之歸併，或變易所隸，容有未及詳酌者，甚望取其原則，而恕其枝節，于重編新目時，自行斟酌為幸。

三曰、《大正續藏》除疑似、古逸兩部外，未經選編，此殊一大闕漏。——按《大正續藏》凡四十五厚冊，所選古逸、疑似僅佔一冊，總目三冊，其

餘無圖者佔廿九冊，有圖者佔十二冊。無圖者三藏之疏凡五百餘部，有圖者所藏東密秘密法訣抄本甚多，其內容以密宗行人言之，較之無圖者更爲重要。除悉曇部、東密祕要部、日本禪書部，私改中已明白新增外；其他三藏諸疏，可選入者必多，故宜重新補選，不可以爲日本著述而全拋棄之。蓋新編《大藏》爲一漢文系佛藏總匯。原草案目錄中，已有日本著述，何厚于他藏之日本著述，而薄于《大正續藏》者耶？且新編《大藏》，在《大正續藏》之後，凡有以前各藏者，新藏必備之，而以前所無者，新編必補之，否則何用新編《大藏》爲？何以盡修訂之能事耶？

四曰、貴會成立以前，近代出版之中國著述，應調查結集，而選編之。——恭讀八十五頁而後，未來工作展望一項，其中十事，並未包括選編中國近代著述，此亦一大闕漏！若就卅一種《藏經》重加編輯，此爲舊藏重編而已，非新加修訂也。夫有一重複，則未盡「修」之能事；有一闕漏，則未盡「訂」之能事。曠觀歷代編藏，以印刷術進步關係，惟見增加，不見減少，依比較圖觀之，可以知矣。唐、宋以來，雕刻成書，極其艱難，故選之惟恐不精；近代活字排版，影印成書，極其便利，則惟恐不多，寧濫無闕，故拙見除力避重複外，收編新書標準不妨放寬也。近代如虛雲、太虛、

歐陽竟無等創作，西藏密宗之翻譯，其價值亦有超越于古人著作者矣，苟不訂入，何用貴會新加修訂爲？

五曰、尙有小事數端，附陳于後，聊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耳：

甲、關於比較圖者——比較圖之數字統計，務求正確；或最多數，或最少數，或中位數，平均數，惟依客觀事實，不可加以主觀增刪；對照表有可對照者，則並列之；無可對照者，則剔存之，此與比較圖不同。《大正續編》，除極少數外，其本數被削減者凡七七六，故其數不正確，若此圖未來載于新藏中之參考圖書類中，宜將實數補足。

乙、關於徵求亡失經典名單者——此中後學偶一翻閱，即發現《器朴論》、《立正安國論》、《開目鈔》（註）、《撰時鈔》，皆在《大正續編》八十四冊續諸宗部中，于對照表及比較圖中之本數則刪之，于徵亡名單中則求之。有如懷寶行乞，故應于比較圖中補足實數，于徵亡名單中刪去其名。並希再行就徵亡名單，各經詳加較閱，或猶有目錄本有而向外再求者存焉。試就《新日教觀類》日本諸宗部如上四書，及《教行信證》一書皆已列入，並註有二目字樣。二目無《大正藏》，然則《大正續編》中，並非全無可以與他藏對照者矣。

丙、關於地域圖者——北平之遼，及漢城之仿契丹，名稱不統一，宜改仿契丹爲仿遼。按《遼藏》始自興宗，成于道宗，其時契丹早已改國號曰遼矣。

丁、關於新藏題署者——草書欠端正，縱米、孫再世，不足以莊嚴法寶。隸書名不雅，皂隸之書故，張遷復出，亦無以免此賤名。宜請名家以大小篆體題之，古老嚴謹，亦恭敬法寶之道也。

戊、關於錯字者——魯魚亥豕，古所難免，後學所閱各藏以《頻伽》錯字尤多，故不可借以爲影印之藍本。他字無關宏旨，卍字有關內外之區別，佛道右旋，外道左旋（卍），歐、美學者，每以內外混談，後學正著論詳評之。目錄中卍字散見各處，或右或左，混無標準，他日正式印行新藏時，宜直入排字房，將所有左旋者，另包一處，置之勿用，則免爲歐、美人士所藉口也。

右所條呈，無甚高論；且諸公深入寶山，滿目琳琅；千頭萬緒，始慮爲難；後學一本觀成，瑜瑕易見，信口評論，其事最易。知而不議，則爲不忠；議而有異，似嫌不恕。所幸其議在事而不在人，其異爲法而非爲我；惟冀諸公明察，原其欲忠不得已，諒其欲恕而未能，則幸甚矣！至若芹曝

之獻，或採或否，後學不敢有得失心也。臨池東望，不勝依依。

後學陳健民頂禮

註：原文誤作「開目」。

謝梁德深居士遙賜掛曆

奉賜掛曆，去其舊頁，則念無常，而思精進；顯其新頁，則欲修證，惟恐虛度。兄之所賜，不亦厚乎？謹謝！

答張篤倫世伯垂詢各節

奉諭承示常課《心經》、《金剛經》，無量隨喜。垂詢各節，即於彼經所含正理，順義躬行，無不渙然冰釋。經者經常之道，務見諸實行。依《心經》心無罣礙，《金剛經》如夢如幻二義，據理作觀，即事會道。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環境不順，原來如幻；桑榆足娛，亦復如夢。試思平生最痛快一舉，收回漢口租界，於今該地，則爲鐮刀旗影所蔽矣！大陸何處不受俄人控制？恐尙無當日漢口租界之盛況矣！兩京私邸，昌、渝

行轅，當日華貴之居，而今梟獍咸集。宦海浮沈，諸法如夢，過去已如是，未來何足計？果能視功名若敝屣，捨事業如塵土，則心無罣礙，見諸實踐，不僅口誦矣！若或否去泰來，東山再起，然亦槐南一夢，亦無足輕重矣！儒家缺乏釋門修養，孔、孟不免栖遑。吾人本二經之理，以自排遣，行也囂囂，藏也囂囂，不必斤斤於集財利眾也。佈施無定量，如云婚姻喪葬，盡家之有無，可耳。故三解脫中，有無願之說；爲利他而有所希求，亦不得其正也。需卦優游以待時，坎卦節用以度險；前稟所陳，亦順此理。東望朝霞，無任翹企。

謝黃欽哉老居士論見亥母事

奉諭並蒙轉告上師空行女夢弟坐白皮經箱中，並見空中有亥母，而上師決定爲弟必能見亥母之兆。竊思弟未來印前及既來印後，曾見亥母多次於夢中、光中、定中，然皆可望而不可即者也。若抽米朗足祖師見亥母之化身勒古媽及蘇卡洗底二尊，皆從七層雲天，下降灌頂，並與雙蓮，則不僅不可即之虹身，而亦兼具同修事業之肉身也。此則弟近年來欲求而未得者也。若夫具空行女種姓之世間少女，則所遇匪易矣。辱承關注，感愧兼

之。尙希師前、空行女前，代爲稟報祈禱，無任盼企之至。

謝梁燮堯燮桂賢昆弟接濟並勸及早勤修

秋季鴻施，奉到甚感。孔子曰：「三月不違仁」。殆賢昆仲之謂歟。昔漢武帝創業垂統，普天平治，到老始醉心神仙之術，遍地敕訪，欲得方士，以延壽命；及其既到，而已崩駕。崔塗有詩嘆之曰：「分明三鳥下儲胥，一覺鈞天夢不如，無那白頭方士到，茂陵紅樹已蕭疏」。然則學佛不可不及時也。弟屢受惠，自當常思酬報，如祈禱福綿壽永，此固未嘗稍懈；然每以兄等未及自行修習引以爲歉，故再以此相勸也。數月前，曾寄上令郎侄《淨土纂要》一書，希望能就其中，選擇一門，訂爲常課，爲時才數分鐘耳，然積之既久，亦可貯蓄極樂資糧，兄等其有意乎？

答張澄基居士問關中進境書

承過，又辱詢及進境，如課兒考功，兄愛我之深，不僅願我成龍也。匆匆所對，每不能成系統，請爲兄陳其梗概焉。貢噶雪山初見大印，師恩

也；從此於大印，毫無所疑。其時欲以鼓勵吾兄，又因偕兄受訓於師，故每不能遵守諾師禁令，熱壺不可急啓其蓋，所有覺受，常多吐露。鑪霍閉關，如帶棺赴戰，奮其勇氣，間奏奇效，多分得力於氣功，於無上瑜伽六成就法，起大決定，各具覺受。亦如大印之初住，頓覺樂明無念之可寶貴，然實不足珍視。樂山閉關年餘，檢因甚嚴，重整旗鼓，光明、夢觀、拙火，皆有下品證量，漸補漸晉，覺受日臻堅固。似無進步，而實已穩定，取得心氣無二之下品消息。修氣則大印同現，修心則氣功同現。直至岩處兩年，得吾妻順緣，明點堅固，光明增長，覺受日益。留印承佛祖及空行護法之加被，大印深廣，常在進步，特如平水常流，不見動態耳。癩病發生，借此逆緣，更修悲心，於大悲大空之配合，得實際之領納。如今修空則大悲油然，修悲則空明更廣，此則出生報化等流之因，他日外神變必基於此，較心氣相合之覺受，更爲可貴。以心氣爲道位，空悲爲果位故。兄有所厚望於我，而既見詢，故不敢不直告耳，非欲自誇也。光影所現，光庫所藏，形形色色，亦多有之，不能再違諾先師之遺訓而一一奉告也。兄且俟兄之夢中自知之；弟之進程，不必出自弟口以驗之。貢師入夢所指示兄，與弟平日奉勸各節，不幾乎大抵相同乎？時不我與，宜自努力；他人有益，於

兄無增；他人有損，於兄無憾；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近來兄對貢師信心既有增長，則弟之回向，未爲無力；使兄能自勵，必有成就。若弟愧受厚惠，特當作施財與乞丐，亦自文錢不落虛空也。

附詩曰：

承以進程下問余，蟄居平淡了無餘！

小箏初起誠飛快，已到高空似未如。

諭澄兒敬祖勸妻

前喻性衛生等發訖，得汝母書，略知汝婚後一斑。汝見祖父蹲塘邊自浣衣，止之，取以歸，此誠分所當爲。嗣讀所附汝三妹致汝母書，寫祖父除夕，僕僕途中，不禁落淚，未審汝當時何在？苟留岳雲中學，尚可原；苟留母處，汝母何未遣汝歸？苟處新閨，遺祖父道途，而自樂新歲，則將何貴乎有孫，而爲之娶乎？汝母遠在百里，余則掩關北竺，無由探實，不能無疑。汝才二、三歲，能以餅貲施乞丐，嘗見鄰兒仆則哭，勝於己仆，非無善根者；余嘗爲朋輩道之，豈一變而至於此乎？事屬既往，德取維新，且言勉汝等數事，其鏤諸心版。汝母錄汝詩句：「怕憶閣庵送菜人」。證

汝有孝思；汝母爲汝祖母之第四女，教之特異於其他諸女；苟非汝繼父相盪出生，行將招贅，則汝何由產自吾家？出撫之意，欲汝代盡其孝也。是以孝祖即是孝母，逆祖即是逆母。逆母之罪，必遭墮落。故當推孝母之心以孝祖，此其一。汝祖母生前愛汝殊篤，嘗謂汝貌類似汝繼父相盪；伊之西歸，汝哭之慟，亦非忘恩；其遺憾蓋在祖父年邁失伴，無人照料。今幸汝已娶妻，中饋浣洗、湯藥諸事，宜責汝妻，恭敬承事，當以汝祖之愛汝母者告之。稍有怠慢，即當規誡，不可放縱。曾子出妻，惟爲蒸梨不熟耳；七出之條，不孝居首。古人以衣服喻妻子，骨肉喻兄弟，況於汝母之父乎？妻或不從，由己不正，宜自尊重，當推報已亡祖母之恩，以孝行將就木之祖，此其二。余雖佞佛，少理家事，於汝等未暇培植，自知慚愧，然三字之歌，萬里之諭，亦既略盡教導。而於事父母，未嘗不孝；亦曾枕邊泣勸，客次函規於汝母，汝母當能爲汝道其一二。汝夫婦苟相率逆祖，人皆以爲禍胎於我，令我聞罵名於國外，汝未爲無罪，此當推以順我之意以順汝祖者，此其三。讀汝詩，有「恨缺佛緣罪業深」之句，是汝早已知罪業之說，亦非未曾勸妻者。此後當率己以正，不稍假借，好趁其愛以策其孝。汝母昔亦不信佛，吾之勸汝母，汝母必能爲汝道。賢明夫婦，當求同生淨土，

永結佛緣，而生西之業，必先孝順。須知同枕之日長，奉祖之日短；盡孝之日少，受福之日多。寧屈妻以敬祖，無縱妻以造罪。故當勸妻，推愛汝之心以孝祖，汝亦當推愛妻之心以敬祖，此其四。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心之所為耳。汝果能聽吾訓，如上四事，宜謹記而實踐之。切囑！切囑！

函謝張君邁老先生約再訪茅篷

昨辱過，簡褻罪甚。晚蟄居思過，知解情見，及諸外緣，必斷除之，然後易入湛定。脫能活轉，隨拈成妙，當出關請益，不敢重枉大駕，增我歉仄也。拙詩乞政，尙翼放棄文哲，力參心性，則從心之年，必不踰矩，無量盼禱！

稟岳丈再勸專修淨土

曩呈一稟，普勸專修淨土，計蒙垂鑒。邇來道躬奚似，時切遐想。今日適屆先母冥誕，關中焚香，求佛懺摩；因憶牛眠之卜，仰賴慈力；生事

死葬，偏勞令愛。今獨修行，敢不以報母恩者以報大人乎！大人虔誠道功，錦羅珍饈，口體之奉，不足報也；年逾耳順，從心之欲，其在道乎？道者將以從之，以就歸路也。主三教者，將安歸？歸儒則孔子未聞淨土；歸道不能出神，無由昇天；其惟帶業往生（註），以歸佛阿彌陀之西方淨土歟？彌陀之慈，偉大勝於天，固可超越業果，出卓特之力，以救將墮之靈；若別加天元大寶於聖號之上，則反辱之矣。無信必不能蒙救，既必歸淨土，當依淨土之理，決定正信。其或兼修同善堂述古老人之定功，以期與《阿彌陀經》一心不亂之理相合，固亦無不可也。若執門戶之見，則雖轉生爲述古老人之子孫，曾是以爲歸乎？大人試反躬自問：平生所執持，一一見諸實效否？自身之最後歸宿，可不三復觀察，考古證今，以定其鵠的乎？婿雖愚，發心較早，奔走川、康、天竺，遠參遍訪，不亦略廣乎？蜀中述古之發祥地，所遇其徒，不亦多乎？歷年旁參《道藏》，考證史實，歸根佛理，不亦略深乎？岩處穴居，閉關實踐，不亦確切乎？孝思所積，言出由衷，不亦較可信乎？岳母已往矣，而其臨終，婿尙得侍簪修法以助其往生。今遠處西竺，大人尤老於岳母，他日能否跪送往生，不敢預卜；故不敢不趁其鑠鑠，竭誠奉勸也。尙冀每日念阿彌陀佛三串，定爲常課。時至，婿

縱未能侍床助念，然其妻令愛，亦念阿彌陀佛者，其子令孫，亦念阿彌陀佛者，必可助念也。幸願諒其愚忠，採此蕘芻，不勝拜禱之至。

鈺堂按：本文中使用的「帶業往生」一辭，因當時陳上師尚未細研此中問題及流弊，而沿襲流行的說法。自一九八二年查經之後，他力主此辭應改為「消業往生」而盛弘新說。此非作者言論自相矛盾，實為其佛學研究明辨之抉擇，故爾不同。恐讀者誤會，故誌之於此，以供參考。

謝馮大阿闍黎賜大著《佛教真面目》並許函授東密

捧誦尊賜《佛教真面目》，如飲獅乳，感沁心脾。嘗讀《龍藏》于靈岩，瀏閱《頻伽》於縉雲，披覽《磧砂》於淨林，搜圓五遺著，訪康、藏密法，走數萬里，閱數萬卷；求其囊括精要，揭櫫玄微，令全世界學者，覽一以當萬，簡而不遺，引人入勝，如斯大作，得未曾有！弟子不僅遵命融會，亦且矢志信受矣。復蒙破格開恩，在遠弗遺，特許函授，尤深感戴。昨夢侍師座下，蒙示桌上八寶年糕，曰：「能餐此上味，不動明王，則於即身成佛，可操左券也」。受命已，捧糕而圓吞之。殆將傳授此法之預兆耶？謹拭目合掌以俟之。

答日本僑領林幼湘長老問老去修持要訣

承賜教益，藉謔康強，盥誦迴環，垂詢懇切。薑桂之性，老而彌辛；竹簞之心，虛以謙遜。既得拙作之警句，不恥谷懷之下詢，敢不披肝奉聞，伏冀刮目相看。言無多子，會在寸衷。夫年逾古稀，宜以生西爲正鵠；功兼道訣，何妨鑄劍而乘龍。往生之竅，欣厭爲主，盡量減少外務，存心增益淨資。日則痛念世事之無常，睡則反省心田之有礙。設使明晨不復再起，細審何物尙屬難忘？必先摒擋於翌朝，不讓復擾於今夕。積之有素，蕩然無存，由是彌陀之大悲，得以填此空靈之心地；而且淨土之正業，亦能集成上品之蓮台。正功之餘，道法兼採；遇緣則合，無事自空。縱令鑪鼎常春，宜知還虛爲上，倘或聖賢垂手，仍可乘願再來。愧無瓊瑤之酬，惟此芹曝之獻；平實中原有至理，勿嫌老生常談；朋輩裏難逢知音，因瀝赤心以告。引領蓬島，不勝屋梁。

謝日本大僧正高野山遍照光院院長酒井真典函

承再賜高野千手院茶莊畫曆四幅，觀摩之餘，感篆至篤。貴國山水華

麗，曾有蓬萊之美稱；構堂清幽，尤符扶桑之雅號。技藝工巧，泉繞屋而石臥階；花木栽培，杏出牆而柳飛絮。烹茶既邀美女，攝影便成佳圖。讀之不惟詩景宛然，亦且禪關豁爾矣！謹申心感，無任神馳。

拙詩附後，尙希哂政。

寰球畫曆顯才華，特出心裁幾百家；

獨愛禪風傳日本，村姑碧澗治新茶。

春回暖氣釀桃花，閒在綠溪野老家；

欲請紅塵都市客，橋邊共飲幾杯茶。

清溪曲檻影橫斜，策杖過橋三兩家；

世外桃源禪味好，春風又坐野僧茶。

謝星洲世界佛學社護法董事虛銜

奉到紅帖，繆承推舉，無任惶懼。晚蟄居思過，未暇追隨，寵以虛銜，無補實際；尙乞收回成命，以免尸位之嫌。關於貴社慈悲事業，當以祈禱，昕夕祝其展佈而已耳！謹謝。

致張相誠居士論延壽書

竊思佛教徒，常有八萬四千金剛圍遶護持，一切魔軍威武所不能侵；要在高尚其志，實心利人，願力所感，吉星常照。是以延壽之權，操之在我。務令我生所計，於民有益，於法有濟。主持正見，糾正邪說，則於民有益；實行善事，化除物欲，則於法有濟。有一日生命，即行一日佛事。代佛宣揚，不隨魔說，此即末世取得長壽之要點。拙詩曰：「吾今不用念彌陀，且喜彌陀念我多；謂有佳兒存正見，苦心孤詣在娑婆」。是非吾不欲急得往生，而實諸佛不欲我速離濁世也，焉能不長壽乎？佛而常呵護之，魔力何有於我哉？詰之高明，以爲然否？

復謝阮印長老師論文佛聖誕日期事

盥讀詳論，洋洋大觀，彌深欽崇。夫遊心於鴻濛未開之先，運思於雲漢移轉之間，正如《楞嚴》所謂，虛空生我心內，亦如片雲點大清裏。浩浩乎！蕩蕩乎！吾師之胸襟，曷可鑽仰其高堅乎？佩服！佩服！父母之年，且不可不知，矧我佛乎？今舉世膚淺，吾師遯晦，苟不專論匡正，尙

待誰耶？大眾謬謬，鵲噪一時耳。文章千古事，吾師受文殊咐囑（曾於南京雨花台，見白文殊，攜一白羊，教以曆法，而歲差之疑，千古所迷，析於一旦），安可已於言乎？使佛祖誕辰，定師一言，後世具眼者，必遵從之，不亦大幸乎？承詢《宿曜經》梵本尚存否？晚當函請專家調查，容後再報。

復李俊承長老略述天佑以證來論

奉書所論諸天呵護，誠如金言。拙著《知恩》四種法典，皆經剖玄析微，每成輒有護法示現，已分別印入書中。拙著《曲肱齋文集》，蓋集近二十年來所作論文十餘篇耳。付稿之日，後學在定中自現文殊身，關房內白色天花滿飛。稿到香港，施主奚玉書先生及其夫人金振玉女居士皆聞異香，詳見其所作序中。原有改爲紙面以加印本數之議，其後乃自動改爲綢面，以莊嚴之。後學既懷災梨禍棗之戒懼，亦存覆瓿燒薪之慚愧，固不敢浪費施金，更增罪戾也（時長老亦主縮小版本，改用紙面以印《短笛集》；以獨捐之千元，即足印千本。然當時三十餘頁詩畫已印成版本，仍不能縮小，又得李世華先生之助，仍依其他各書例印行裝璜之）。

致香港張沙鷗先生勸取捷徑以期佛果書

曩讀銳兄瑤函，欣聞大德；頃披雜誌巨著，尤佩鴻才。而善意逾恆，治療特效，不惟發為妙論，亦且篤以實行，敢不隨喜哉？惟是愚者千慮，思欲獻芹，抒此八行，聊當議草，苟可取者，不亦宜乎？健幼學群經，壯參老宿，期諸大事，務在即身；符水醫方，龜著占卜，不能究竟利益，故當暫時廢除，蓋恐既涉歧途，難得橫超直捷。先生學通外內，功兼言行，以權威學說之玄微，契浮屠空有之妙諦；定力已奏自動之效，慧觀尤合華嚴之宗。正直放下世間萬緣，直取菩提一道，不圖小就，專取大成；或參禪宗，或修大印，閉關不妨多載，積德何限一端？務使自動之工，增為無師之智；除病之力，轉成醫心之師。佛果既圓，法旗高舉，不亦先生所樂為乎？勿陳梗概，用當蕘芻，臨池南望，不勝翹企之至。

復屈文六老居士並賈呈事印戒犯表

曩奉書，比覆訖。茲又奉書，所垂詢者，多非我老身心性命問題。夫年邁古稀，功在桑榆，攝博存約，集中精力，務得一往生之果耳！自未得

救，何能救人？《華嚴經》云：「自不修梵行，不能教人修梵行」。而善財所參和須密女，其城乃號險難。蓮師云；「我法如蛇在竹，不昇則墮，無第三途」。老人何能再過此險難耶？世間拳家，未學打前，先學藥。後學正爲國中瞎修事印諸同學，逐條懺悔於三十五佛之前。茲特**賈**呈事印戒犯表，願細心探討之，先學藥之意云焉耳！

復張性人先生論禪和出離書

奉教兼拜慈照，無任欽遲。歷年叨惠，今得識荆，大快平生。道長地閣寬厚，桑榆必茂，曷不早日閉關專修乎？弟愚，但解提倡出離，以爲伶俐漢能做愚笨事者，必成其德。彼狂禪和，自宋大慧杲而後，每奢談異類中去，湯鑊中行，蓋不知證量深淺，不必人人皆上機也。弟嘗著《禪海塔燈》以救其狂妄，於古《五燈》外，別創新格，以證量爲經，公案爲緯，使重複諸案，各住本位；既不譖妄，亦杜口頭。他日得遇施主刊行，當就正於道長也。今試反觀吾輩之根器，何如南泉乎？彼三十年不出池陽。何如利蹤乎？彼四十載不越子湖。何如長慶乎？彼坐破七個蒲團。何如涌泉乎？彼四十年尚有走作。宋以後諸禪和，徒唱高調，鮮有大成。唐以前則

多盛德之士，此其故何哉？古人不肯自欺耳！

稟阮印長老師請撰佛事誦吉鐵則以垂後世

前稟計達紺目，茲特薰沐啓白，爲利衆生推行佛事，懇予著述《佛事誦吉鐵則》一書，以垂萬世。蓋聞法性雖空，緣生不滅。文佛出家，取弗沙星與月合之吉；曼殊救世，造《宿曜經》述人事之宜。洎乎近世，鮮有通才。或囿以梵經，或泥于象緯；理難融洽，事欠順緣，良可慨也！伊惟吾師，菩薩再世，內典具五髻童子之智，天文得白羊異人之傳，《造化通》奇書，早公佈於四海；天妙儀文器，久蜚聲乎萬邦。弟子才淺罪深，然志輒欲法普賢，趨吉避凶，而學力恨不通曆數。佛門類我者必衆，道場能興者殊稀。用是掬其至誠，仰求法寶，爲道鐵則，永作圭臬，條呈各項，匯上潤金，統希垂鑒，不勝瞻依。

一、俗人誦吉，多爲婚姻、喪葬、建屋、開張等事。佛門似宜以息、增、懷、誅四事爲主。

二、息法中，或息病苦、或息兵災、或息魔障、或息三難，應略有分別，以奏速效。

三、增法中，或增壽算、或增財富、或增智慧、或增功德，宜忌當亦有別。

四、懷法中，或懷三灌良伴、或懷帝王宰官、或懷權威以成國師、或懷萬戶以立正信，宜忌各當如何？

五、誅法中，或誅鬼魅、或誅法仇；前三取吉星，誅法必取凶星。然如何防範反應？更未可輕易行之也。

六、閉關出關日期如何選擇？

七、師弟生庚苟相剋，應如何補救？要不可因相剋而斷絕師弟關係也。
八、佛事通例，息法火供，以子丑寅行之；乃至誅法，以西戌亥行之；然不必與通書所載吉凶相同，應如何變通以兼顧之？

九、西藏曆有所謂龍睡日及龍歡喜日，不知如何推定？龍睡日則不能修求雨法，或誦《龍王經》，誦之亦無效也。

十、普通曆書詳載各事之宜忌，然此等書，除以祭祀祈福包括佛事外，對於建塔、興寺、收徒、削髮、灌頂等，皆無規定，必有鐵定原則以遵守之。

十一、求雨、求晴、開光、裝藏、建壇、施眾、齋僧、放茶、放生等

事，當亦各有宜忌。

十二、藏人人死後，立即依其八字占卜而決定其宜用何種葬法，如水葬、火葬、土葬、天葬（天葬者以祀天上飛來大鳥也）。漢人無此習慣，不知應如何決定之？

十三、其死後應繪何種佛像，以消其業，亦有一定依命排算之法。不知吾師對此有何高見？若依弟子淺見。任何死人，皆可繪阿彌陀佛，或觀音、勢至、度母，彼諸聖者常與一切有情結緣，何能更論生庚耶？

謝黃梅侗居士賜金銀紙錠及菌乾

奉到金銀錠，當代焚化。菌乾不宜多用，用之必加白胡椒粉，以制其寒性。憶昔弘法昆明，某居士特以雞蠟宴客，而余實為首座；初隨喜一箸即罷；主人、陪客相率苦勸，乃告以性寒，不敢多用，主人為之不歡。時黃蘊秋老居士亦在座，而實為余之居停主。錠散同歸，責余不順人情。余笑對之曰：「余固常勸人出離，而不勸人順世。使一座主客，皆能了知寒性而少用之，不亦有益於其身乎？」黃公終不以為然。黃公官場人，弟則岩穴子，是以有如此分別。舉世皆好虛與委蛇，而不尚率直忠言，可慨矣！

謝龐德丙老居士兼論迷信與科學

頃奉大教，既佩卓見，又拜地圖，知蘊吉宅，龍天擁護，風水抱合，此非迷信。近人且有發明風水儀器，能測屋內有無白蟻，屢試屢驗。法人朗勃羅索所著《犯罪學》，標舉扒手生理上各條件，如目光多閃動，肩窄胸小等，不亦與《麻衣相法》相同乎？彼從一監獄數犯人而統計之，則曰科學；麻衣從祖傳父教，曾歷數百年之觀察，經數萬人之統計，雖不見諸數目表格，然早已存腦海心靈，則曰迷信，不亦訐乎！弟常謂迷信中多科學，科學中多迷信，非故為怪論也。試用機器麵，其味遠不如人工麵；試用農場蛋，遠不如家中蛋。口之於味，有同嗜焉，人人皆得實驗之也。吾人苟不迷信科學，必得公允之批評矣。且弟所居者，天竺五槐茅篷亦係佛所指示，左右二砂，如左右二臂抱合；前有草坪，對面諸山，皆一層高一層。是以居此數十年，病患且無，況魔障耶？歷年遊覽漢、藏名寺，皆擁有特別形勢。兄所欲施廿八畝龍山土地，必有吉宅，可無疑矣。姑且俟諸異日蒞美親看，方可如實奉告也。

復李俊承老居士論淨密關係

去冬復謝，計達法眼。近維新春篤祐，道履輕健為頌。茲所欲呈淨密相關之理，惟祈嘉納曝芹野人之愚。夫一乘圓教，並無二三，多門方便，何止八四？通才善識，學博見於誓文；從簡攝玄，辨明以資攸往。伴殊主一；我習淨，則攝諸宗為淨宗，誰曰不宜？約禮博文；我觀空，則歸萬法於一法，理固有以。是故《觀經》為淨中之密，何曾以淨自封？頗瓦為密中之淨，足徵因密更強。爰本聖旨，陳厥關聯，或有可備堯採也歟？試讀《壇城觀》，密法原有軌，何異西方極樂國？所誦彌陀咒，真言根據梵音，更合古代念誦法。光音蓮月，各有表彰；纓絡寶冠，豈無意義？如何得一心不亂？顯教各有說明；如何結七閉關？密宗別標定例。梵穴與聰門有辨，生西與昇天攸分。差之毫厘，繆以千里。俗或統頂溫為一事，不知多屬生天；密宗言髮際後八指，從此方可出世也。病到垂危，非為可挽；法定死相，方識臨終。未到時而求生，何異自殺？既有相而不識，無殊橫夭。在密法皆有明文；在淨宗每嫌闕漏。又中陰為期長短，隨業力不同；神識所現吉凶，因修持而異。密宗有《中陰救度法》，逐日詳明；顯教謂十萬億佛邦，何時頓證？縱或不肯修密，亦當略讀此書，從此深知中陰境相，不為

所怖。若能預作演習勝觀，必得超生。與其恐惶於死後，不若識破於生前。或謂一句彌陀，包羅百益；再參幾部密典，何傷五車？我公西方老參，南國首領，沖虛廣納，博雅弘通；用是披其素衷，未敢私其所好。屢蒙知白，仍懇垂青，別陳目錄，聊供觀摩，不勝引領翹企之情焉！

復高大添居士論聞思修大要

頃奉華翰，備悉種切。論聞思，初當知佛性本具，可讀《如來藏經》，及解析此經之《寶性論》；次當得諸法性空而緣起如幻之正見，可讀《般若經》及解析此經之《智度論》；次當發起真實大菩提心，為利眾生願即身成佛，可讀弘法大師《十住心論》，及拙著之《密宗灌頂論》。論實修，首當建立小乘出離基礎，可讀《阿含經》及《成實論》；次當實行大悲方便，可讀《悲華經》及《淨行品》、《普賢行願品》；次當擇明師受灌頂，終身依止，專修成證。此其大要也。

復張性人居士論密流弊

奉讀來論，甚佩卓見。輒近此法，濫傳成、渝間，流弊所及，有甚於融照法師所謗者，故當今之急務，要在整飭，講求法理，如教而住，毀譽何有哉！

謝梁端祥居士賜阿桑省出產香菇

頃奉香菇一大包，甚感。此物作羹，味甚鮮，然不宜多用，以其寒性，生於卑濕之地故也。前函聞令郎腹痛，恐係用此過多之故。

復日本安岡正篤先生書

敝國沉淪多載，藝林荒蕪，奉讀雲箋，文潔字勁，如對盛唐古人之作，感愧之餘，實深欽敬。自來敝國文獻，無分內典儒籍，皆蒙反哺之恩，今後尤深賴焉。

復謝彭郁文先生惠寄《春暉原鶴》合刊

日前奉到大著《春暉原鶴》二集合刊，乍見題箋，心痛淚流，似前知

者。開卷誦之，涕泣難抑，初不知先生之慈母胞弟有如此悲慘壯烈之遭遇也！恨未能激起天龍八部，滅彼朝食也。先生因此而集古人性情肺腑之名句，以顯今日天地正氣之聲教，既有足多者。且裁鎔陶鑄貼事切實，不啻若自其口出；尤足徵槃槃大才，號令古人，胥拜尊旨，不可一世也。竊謂創作之詩如將兵，集句之詩如將將，古多將兵之將，而鮮將將之將，今乃於先生之合刊得之，佩服！佩服！拙詩數首，附呈乞教，雖不足登大雅之堂奧，亦聊表心弦之共鳴耳！臨池飲泣，欲言不盡，遙望南天，曷勝翹企。

復馮大阿闍黎論東西密即身成佛義之差別

昨午奉到手諭，今朝欣逢瑞誕；請長住世，果然相應。蒙示集其寶貴經驗，編為絕句傳世；請轉法輪，又得如願；私心歡忭，無可言宣。關於即身成佛之義，拙見以為東西略有差別。東密即身成佛，遍照金剛發其奧秘甚詳，其所依據即《金剛頂經》，及龍樹菩薩《發菩提心論》；精要所集即「六大無礙常瑜伽，法然具足薩般若」二頌八句。其中所謂六大瑜伽，雖佈列在身，然惟虛存其理，略表其事；至由此六大原素構成身中之氣脈明點，則少論列，遑言修證，此其遠不如西藏密宗之圓滿者一。又所謂十

六生成佛，解爲十六菩薩之觀想，殊屬牽強，此其二。五相成身中各次第，亦多就心言。最後次第，雖以身爲名，而實爲心理之身，非爲藏密生理之身，脈氣明點具足者可比，此其三。五輪塔觀，雖有五大之觀，亦爲攝事配理，未能即事修事。氣脈明點各種實際修法，皆不如藏密。求其原有五大發生變化，則殊不易。而所謂父母所生身，其中所含世間精血，及如來藏之出世精血，如何方能透過昇華心物等份，化光成智，皆未如藏密之圓滿次第，有決定之次第及修法，此其四。總括言之，東密之即身成佛義，乃即心成佛而已；故遍照金剛所引文中：「自心發菩提，即心具萬行，見心成正覺，證心大涅槃，發起心方便，嚴淨心佛國」。如上一切，無非心耳。此與唯識家言大致相同。若西藏密宗心物無二之理，心氣無二之行，身心無二之果；其哲理之深，方法之嚴密，實爲即身成佛義之唯一正宗。東密行人不可不進一步以追求之也。夫東密爲瑜伽部密宗，藏密方有無上瑜伽密宗。按四部密宗，印度古德釐訂之次第，其深淺之理，固當如是，豈容吾人軒輊哉！

復陳德明居士論母佛事

奉示敬悉。前復已達，甚慰。惟其所答，就條縷述，但圖早釋錦念，未及專函詳陳有系統有條理之文章。茲所垂詢，已趨簡化，謹順重點以暢論之，聰慧如兄，當易豁然貫通也。夫法無定性，隨人感覺。同一水也，鬼視爲膿血，龍視爲晶宮，天視爲甘露，人視爲飲料。同一女也，畏之者視爲禍水，愛之者視爲秋波，小乘視爲髑髏，菩薩視爲般若，諸佛視爲智喜。智有高下，境有美惡，豈有定法可說哉！淨土宗雖普遍三根，然實著重下根，取其行持簡易，而得聖願加被，果然欣厭心切，必乘十念往生；故極樂世界方便淨土，示現無女，以表梵行之可欣，而遮淫蕩之可厭，就機設教，固所當然。若就中根言之，於出離心外，而能了達中觀，則必不拘女人之有無矣。當其不拘女人之無也，可乘彌陀願力，遨遊東方佛土。彼處則正所謂步出東門，有女如雲矣。當其不拘女人之有也，又乘彌陀願力，回於極樂，安住空性，而男女之空樂，亦天然自在；蓋其空者即是女，而樂者即是男也。若曰不空，則何謂不退轉位？若曰不樂，則何謂極樂世界？豈俗人所謂男女也。若俗人男女之欲未除，則相好之男人，蓮邦甚多，何嘗無有生起同性戀愛之可能性？如能見魯男而不愛，則極樂縱有西施亦若見法性空性而已，又安得俗人之邪欲耶？且經云：到極樂者，皆阿毗跋

致，行不退則爲初地，念不退則爲八地，豈有見女人猶生貪心者耶？是故當知經文所云，但教世人，離女人之貪欲，而趨向極樂。果能證得不退讓位，則極樂縱有女人，亦不復相戀矣。今人不明空性之理，日抱其妻吻，夜抱其妻眠，而曰我將念佛生西，以西方無女人也，蓋不善體經文本意也。夫諸法本來清淨，女人何獨不然？而曰男淨女不淨者，一則順古代男女不平等觀念而言，二則以男女之互戀，各相妨害。故比丘尼亦可對美男作不淨觀，而自除其貪心耳。若彌陀願力平等，男女兼度，又豈可曰西方並無女人耶？苟利益男人，則曰西方無女人；利益女人，則曰西方無男人；如此男女俱無之西方，尙成何極樂世界耶？若謂彼女人不能成佛，則文佛何必度其姨母？姨母證阿羅漢果後，豈尙有女性執著存在？當其回心向大，何嘗不可成佛也？故大乘有龍女成佛之例證。淨土宗屬大乘，豈可猶執小乘教義耶？小乘訶欲以奠出離基礎；大乘法眼更空，悲力逾恆，兼度男女。故文佛在菩薩位中，曾以貪行而度女人，具見《馬陰藏經》（林註：此應爲《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之〈觀馬王藏品〉）。《高僧傳》某高僧平生曰不視女人，死後，舍利一著女人掌則忽然隱去，以其有女人之執著，故不能令女人接近而受益。夫大乘僧行菩薩道，而不能令居半數甚至大半數之女

人得獲法益，不亦一大憾事，而大昧初衷耶？此上則就中根言也。若論上根，通達般若理，趨入金剛乘，則果位方便，皆屬無為；無為之法，皆屬無相；無相之相，男也得，女也得，雙身也得，單身也得，收而為一，此一非單一也，謂全體也！全體中豈無女耶？分而為二，此二謂無二也。曰顯教單身，密宗雙身，有一二之執著也。文佛於顯教不言雙身者，以其機未熟；於密宗傳雙身法者，以其理所當為，法所當行者也。如兄函所云：依顯教即身成佛，本身即有和合受用一味事智；此所謂一味事智，豈能離女人耶？夫事者全體之事，若某事是、某事非，則法身不周矣，何能一味哉？何能和合哉？是故諸佛不取不捨，故能一味；亦男亦女，故能一味；不淨不垢，故能一味；不一不異，故能一味。既曰不淨，則女子何傷哉？既曰不一，則女子何捨哉？至若論由凡夫身之極重煩惱，昇華至諸佛之極妙菩提，使此一生，疾證佛果，此理已見拙著《密宗灌頂論》，茲不復贅。如上三根，於下根能體會經云無女之本旨，而決發離妻專修之決出心；于中根而努力觀空，大心利他，發起方便；於上根而實行密用，修大樂智慧雙運無上勝法；即是文佛小大密三乘次第修證之整個法系。既無顛倒，亦無矛盾，淺深安立，要在導人成佛利生耳。尚希睿智觀察，深加思考，必

不以吾言爲謬也。

復馮大阿闍黎論東密顯密混雜之弊

連奉三論，敬譖一是。弟子嘗讀東密諸書，無論出自中國學者，抑或日本作家，皆好以密解顯。其理論既多牽強附會，其文字亦多倒行逆施。夫顯教者，顯明之理也；密教者，秘密之事也。以淺顯之理，釋秘密之事，則順；以秘密之事，強配顯教之理，則逆。譬如化學實驗，事也，必以書本知識之理以解之；實驗者，則證明知識之不虛，非所以解釋知識也。知識之修養，必在實驗之先。又如解彼四則數學問題，必以四則方法解之，今乃以代數方法解之，必爲考場所不許也。試觀各家，皆好就《心經》、《金剛經》、《法華經》等，而配合密宗以解釋之，隨意論列，罔顧法位；既無益於顯教行人，彼固不信密故；亦無補於密法行人，因彼已通顯故。考其興趣之來由，蓋始於日本之台密。國人蒙反哺後，亦多效尤。夫法華三昧，智者大師所證，原屬顯教。日本天台祖師來此，得天台教授，亦兼學密法；歸國後，提倡天台，而建立台密；以法華三昧，置於金胎二部密法之上，務必先得金、胎二部灌頂，修證有得，然後傳授法華三昧。較之

一般通例，先顯後密者，實屬倒行逆施。從此以密解顯，日本之著述甚多，弟子固習見不~~少~~矣。馴至《心地觀經》編入顯教，究竟誰先爲之，弟子未及考查；要亦以密混顯之一例也。中國隋以前佛學作家，則全不知密；唐以後，雖有少數學密者，然不敵顯教之人數。此等人往往蔑視密宗，故台家、華嚴，兩種判教，皆不能切知顯教爲基礎，密法爲頂嚴之體系；無怪日本來華學人，不能深辨也。

答陳德明居士問淫怒癡皆是佛道

奉示承詢淫怒癡性，皆是解脫道，此當辨其分際，未可匆圖吞棗。人天乘淫怒癡，半屬罪業，半存倫常；無後爲大，保存正淫；一怒而安，保存正怒；以魯得之，保存正癡也。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則雖非不可以邏輯破之，然不可不以倫常存之也。羅漢之淫怒癡，全屬對敵。阿羅漢云者，能殺此敵也。次以戒避之，次以定縛之，最後以人無我空性智慧殺之；此其益在自受用而已。菩薩之淫怒癡，論自戒行，亦稱三毒，理所當除；論他受用，則亦有時因利益他人，而權巧行之。如文佛往劫行菩薩道時，曾度一淫婦，而先與行淫；曾殺一海盜，而救五百人之將被殺

者。菩薩在微細見修二惑未斷以前，爲利眾生，行三毒事，自願受報，然以悲心利他，反可增長菩提。金剛乘即是佛乘，於兼修二無我空，四攝六度外，又加修果位方便。五毒各具果位作用，各有實修之勝法。如淫上修四喜四空之法，怒上修大忿怒之降伏法，癡上依睡光明證法身佛，慢上修本尊於自身，修母佛於女身，修壇城於關房；疑上參究甚深大圓滿禪理。如上五毒修法，皆有教授規律，詳細觀想，切實證量，必有前一乘之基礎，及上師之灌頂，而後可以試修之，及其成就，方可謂五毒即五智，淫怒癡皆解脫道。《維摩詰經》屬菩薩乘，所言淫怒癡性即是解脫，重在性字。性者空性，空性爲菩薩乘著力要點。小乘執著戒相，少參法空，故雖修人無我空，而每遇惡法，必懷畏懼，而不敢直前透過，是以差大乘一籌。大乘則缺少佛陀果位之方便，但明其理，難臻其事，故又差密乘一籌也。行者當自體察自己，是何種心行？已到何種田地？不可冒濫躐等，亦不可故步自封。詰之居士，當亦以爲然也。

復張鍾元先生自日本東京來書論禪案事

奉教敬悉。正譯《燈錄》，欣佩兼之。譯禪案，但照原文，不增不減，

如道了便掌，即譯作道了便掌，切忌參入己見。承示日人解析各案，皆屬摸象之談。弟之《禪海塔燈》何足以掛齒。一切公案，說破不值一錢，要在當人契入跳出，拈來放下，運用自如，不在字裏行間也。

復巴壺天教授論禪宗之見地與行履

奉教備謔一是。辱承謬愛，愧甚！緣會有期，當先趨謁。此事未得見地以前，則貴得此見地；既得見地之後，則恐漂流解會河中，不肯在聞思外，見地上大死一回；更談不到活轉之期。古猶不免，矧末法耶？拙詩曰：「解會河中直往思，終無大死一回時！聰明幾箇能呆幹，傳誦後人數卷詩」。昔嘗勸屈文老曰：「聰明人要能作愚笨事，方可成功」。兄以爲然否？吾兄作育大專法器不少。周淨勤居士寄來大專佛論二輯，可以概見。其所囑寄拙作，以爲流動圖書館借讀之用，已遵命寄出三包。海運較遲，到時桃李殆盛開矣。

復趙夷午長老論往生淨土

奉教恭悉。虛懷若谷，有諫斯從，感激不已。「香巴」爲時輪隱境，「烏金」爲蓮師隱境，皆在此世間，而不被劫火燒者；殆與顯教迦葉守衣靈鸞山隱境，同一性質。較之彌勒之內院，屬欲界天；彌陀之淨土，屬方便淨土，更易得生。然諸法唯心，心所不寄，雖近在咫尺亦不得生；心所欣求，雖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亦可不行而立至。苟生平少念時輪、蓮師咒，其土雖近，仍不能生。彌陀願力極宏，古人提倡甚力。密宗行人修「頗瓦法」、「度母法」、「金剛手法」、「彌陀法」、「觀音法」者，皆可與淨土相應。上焉者往生西方阿彌陀佛報身佛刹，下焉者可生方便淨土之阿彌陀極樂世界。一如顯教淨土三經所載。諾那先師、色卡先師、貢噶先師，皆在彼土，必蒙接引。幸勿以顯教密宗異趣而生分別。或自力不充，三聖必量力護送內院或隱境。法乎其上，必得乎其中矣。

謝新加坡成元法師世界佛學社名譽董事

頃捧徵求董事簡章，敬悉弘揚事業，大爲展佈，至爲隨喜。弟子蟄居關中，未能服務座下，深爲歉仄。與其徒負虛名，不如婉詞敬謝，此弟子歷來誠實態度，不特對貴社方如是也。前後如倫敦巴利學會之名譽會員，

香港密乘學會之指導委員，自由中國新編《大藏經》會之總編審，《亞洲詩壇》之名譽社長等，皆已如是辭謝矣。攀虛名而不務實際，弟子深恥之。他日果有成證，自當直趨座下，效犬馬之勞，或真能助弘揚於萬一也。

王日休請入關投師書此條謝絕之

早已見過了也，不須更問如何。放得心下，請回頭去，這裏了無師相可著。

謝林幼湘老居士迎接同修事

辱承聯絡各東京僑領，會商迎接同修，隆情甚感。日本為佛教國，其文化基礎，亦建立在中國儒教上，於王陽明知行合一之學說尤能發揚光大，策諸實踐。中國佛經之失傳者，亦多能在日本請回。弟固樂於一訪，矧能依止長老，昕夕共修乎？

復日本大僧正酒井真典論金胎二部屬瑜伽部

大教奉讀。辱承獎飾，愧不敢當。先生既精藏文，又曾著日文《西藏密宗研究》，對五大金剛兮魯噶之生圓次第，亦通達其義，此皆無上瑜伽部勝法，金剛部、胎藏部所無者；不可以其中有若干名詞相類，而遽以瑜伽部，濫稱無上也。試問小學之數學，加減乘除，中學大學亦相同，然中學大學自有其更深更高之理存焉。

復巴壺天教授論治學精神

奉教，並盥誦大作，博治精深，佩服！佩服！吾國宿儒治學精神，擅場會通，高著正眼，睥睨異類，莫不攝受，含弘光大，有足多者；然於剖析精微，簡別疑似，允執己宗，篤行致果，則稍遜焉。夫博學群書，審問慎思，是一步工夫；而約禮明辨，執一篤行，另是一步工夫。前者以圓通義理爲要事，後者以克證果德爲正鵠，闕一不可也。今夫皓首群經，著述等身，而於身心性命，未遑參悟，費志以終，亦何益哉？且一涉儻侗，道家可流爲法家，佛學可借作宋學；以總害別，以同混異，客觀之本質既雜，主觀之顛預可虞，是亦吾國宿儒之通病也，弟心竊憂之。謬承推愛，不覺瀉傾衷言。惟兄高明，其喝正之。

謝《亞洲詩壇》彭社長澹園賜月刊書

奉讀月刊二期，謬承選載拙作，濫竽補白，愧汗！愧汗！蟄居斗室，已十餘年。每拜尊編詩刊，遍聆亞洲聲教，既補彌孤陋，益覺中國有復興氣象，歡忭無量，謝未能盡。

謝吳昆老源源接濟書

頃奉鴻施，彌深蟻慕。晚自留印，急於閉關，少與印度佛國殷實華僑接近。日常生活之需，豐嗇隨緣，彈性甚大；時或白飯開水，時或腐乳豆醬，然未嘗如密勒祖師僅餐野麻也。自蒙鼎力遙助，飯食衣服之適合修行條件者，得如願以償；惟慚年事較幼，而坐分甘溫。敢不殷重祈禱，回向菩提，以報萬一耶！

再復張性人居士論教下空慧與宗門真悟

辱示仍屬教下，兩邊敷陳濫調；禪門過來人，吐露不同，轉語亦非理論邊事。要有真實證悟，方能投合。亦必彼過來人，方能勘定。因兄數數

相詢，故爾率直陳之。以後當改換頭腦，下一番死工夫再談；不必以般若教下理趣，重複寫來。天翻地覆也不是一個理路上語。當余現時，確有此境界，然亦早已推翻矣。此事、一點也想像不得，一點也保留不得，一點也猜度不得！

復謝沈香林老居士

前捧玉照，得瞻龍顏；茲披華翰，乃辱鴻施，感愧！感愧！老居士願心遠大，實力充盈，處勝地護法之九龍，展利生事業於萬國，可賀可敬。除朝夕祈禱外，謹誦某日，爲上「觀音護摩」一座，用祝佛躬康強，鵬志快展。南望雲天，無任神馳。

答黎澤山居士問橋流水不流案

頃讀來問，足徵邇來興趣所鍾，乃在禪案，可賀。諸禪案中，各種境界，不可以理會，不可以懸揣；大都過來中人，偶然吐露所見心地。證悟景象，不惟橋流水不流而已耳！憶昔西轡德格在一段徒步行履中，忽覺路

行人不行，經過卅分鐘，步過半里程，惟見馬路自動行走，本人身體完全未動；此種境界，即與橋流水不流相同。即就行火車言，普通人亦能常見車廂窗外，兩旁風景自然闖過，而人與車廂完全未動，亦可佐證確有如此顛倒心理感覺。其他如東壁打西壁，弟亦曾經過。但見面前之壁，與背面之壁，二者同時拍入本人定身上，經貢師解析為一味覺受；大手印、大圓滿行者，固亦可能得禪宗行者之證悟境界。至若天翻地覆，亦非一句口頭白話。當余顯現此象時，初覺心臟已翻轉，其中心似有一股怪勁，非人力可比，亦無痛苦，即於此一剎那間，外境所現，確見地翻在上，天覆在下。因回憶諾先師教訓，謂心如蓮花，凡夫則合為四房而向下，聖者則開為八瓣而向上；似此則當其凡夫進入聖境，必有天翻地覆之相也。因兄之問，發弟之隱；願與六道，皆得實證景象，早證圓滿菩提，至盼！至禱！

稟復馮大阿闍黎論唐密藏密異同

盥誦手教，如親耳提。融通法性，啓迪密機，幸得飽吮獅乳，能弗感沁心脾。唐密攝事入理，極其精微；藏密以理透事，不嫌重濁。論流弊，則後者較多；論證量，則前者較淺。唐如十玄觀門，雖亦攝事，而實惟在

理；藏如華嚴境界，雖含至理，而實顯在事。夫理無不可透之事，豈可獨處精微；事無不能顯之理，何當捨其重濁。苟因噎而廢食，斯捨蜜而留花。是以藏密心氣兼重，各有修法，而東密則單提心宗，略存正理；惟是真理爲根，不可不重；然亦佛事證果，亦所當求；此則弟子所以二密兼修也。若論四瑜伽系統，固當先修東密瑜伽部，次晉入無上部，前後次第，不可紊亂。此尤爲弟子所以提倡小大密二乘一貫之體系，已詳拙著，茲不復贅。

答趙夷午長老問可否兼修道功

捧誦手諭，辱詢兼修道功一事，謹貢拙見如次。晚以爲垂老用功，不可自餒，亦不可自恃。不可自餒者，謂菩薩應世，有一分精力，必作一分勝緣；謂我雖衰老，然此菩提心永不衰老，拙火智氣，雖未圓證，決不灰退。但問耕耘，不顧收穫。因果不爽，自有著落。縱令此生不成，習氣薰染，生生贖續，自有成日。於佛教信心，密法方便，永不生疑。彼外道法，終不解脫，爲眾示範，宜勿沾染。特此老殘之身，修法所資。凡可免病健身一切外道方便，亦不妨參考，然不必皈依外道之師，受外道之戒，而學外道之見；如此行之，必令眾生疑貳，謂某老居士尙且參學外道，吾人後

進，可不從乎？且夫天壤間果有一長生術乎？苟有之，晚豈有不樂觀道長之長生耶！道長亦憶及馬加活佛乎？彼實一印度外道也。老夫人順道長意，爲納小妾，以學修外道，不久又復離異。今日之台灣外道，豈有如馬加活佛者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可以佛教長遠、證量不易到達，而遽謀諸外道也。不可自恃者，男子八八精竭，今道長已九九；文佛於此年齡，已告涅槃。乃蒙佛恩，不羈共匪之難，不生殘廢之疾，猶得起居自在，生計裕餘，皆屬佛力加被。今此老衰餘年，應如何用功以報答佛恩？自宜常加警惕——如少水魚，如半隕星，往淨土之日益近，存娑婆之日益短；豈可妄冀非份，以學龍虎丹法耶？若謂先學道功，以健身卻病，然後再修佛法，以證果利生；如此則正見已弱，外道種子已深，欲其帶業往生，乘願再來，其何可必？梁高祖曰：「寧可在正法中長淪惡趣，不可樂黃老暫得生天」。彼先學外道，猶且追悔，吾人何可再踏覆轍？明、清間昏君淫后，頗受道家欺騙，紅丸案、拳匪亂，道家禍國殃民，已昭昭可考。今道長縱然奏得小功，健身健飯，豈可圖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耶？如是思維，則不生學習道家之念矣。今此垂老之年，刻刻可死，自應簡易行功，念念求生。常將死字，貼在額上，努力懺悔，一心念佛，求得一確切生西把握。

就寢則作臨終演習，徹底反省——設使一睡不起，尚有一事一物罣於胸中否？果有之矣，必如理思維，自行排遣，務令永不復存。晨興則作再生慶幸，謂我儕輩，茂年去世者，已大有其人，今我獨存，寧非佛恩！自當擺脫俗事，一心懺罪念佛，以報萬一。如上思維，方合正理。凡以龍虎丹法，採補延年相勸者，皆宜拱手謝之。此則晚之忠實言語，尚希大量容納之爲幸。

再復巴壺天教授論《莊子》四示

承物色譯才，爲《禪海塔燈》譯作英文傳播，至爲感荷。前函略論會通與明辨兩層工夫，未遑就莊子四示與禪家三關，具體詳辨，一則弟禪餘時間頗少，其分配於寫作者日廬半小時耳。二則《莊子》本文，及名家註釋，關中闕如；本山華僑，亦無可借者，故遲遲未能求教於兄。茲且略呈梗概，或可供兄參考。莊子一書，詭辯離奇，洸洋自恣，不拘典實，所引人物事實，多屬子虛，順其哲理，羅織巧合。或全無其人，而儼造其事，或縱有其人而全無其事；如所述孔子及其弟子等史實，既不見於《論語》，亦非出乎《家語》。是以漢時太史公所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皆

未引用《莊子》中事，以其不足爲正史據也。其所示壺子四端，蓋順其道家動靜太極無極之理，而渲染烘托之。胡遠濬之詮詁實爲明辨之客觀正解，釋德清之註解，楊文會之發隱，則屬會通之主觀佛理，非直指其四示爲三關及如來藏也。若兄所引大耳三藏他心通案，斷其不如四示之圓融，此則比擬不相類也。慧忠當時，並未將三關工夫全部出示，其前二次所示妄想，欲考其有無世間他心；其後示以空性，亦屬禪家初關工夫，欲破其世間定眼，不得見空性也。非有意將禪家前後三關和盤揭出也。會通雜有主觀之見地，明辨必據客觀之事實，不可以主觀之見，而判定客觀之量，此治學之通則，不僅於佛教爲然。尙希細察而明教之。

復馮大阿闍黎並論東密之即身成佛

澣誦手諭，如聆面命。弟子前稟所論，略開端倪，茲特補充數事，尙希指教。

一、弟子前所稱氣脈明點，即屬自受用報身佛邊事；雖屬道位，非真果位。然密宗無上瑜伽部，正須存此果位佛慢，而用果位方便以修之，非僅以三密相應，加持凡夫身而已。氣脈明點，亦必有昇華之法，非直以凡

夫肉身修之也。東密在理論上，有《大樂理趣經》，闡明欲性本淨之理，有《大教王經》，載有三脈四輪之事。然直依氣脈、兼用明妃之具體果位方法則闕如也。所謂五祕密眼者，略作藏密無上瑜伽之準備觀想耳。若謂藏密實用明妃，易生流弊，則難逃因噎廢食之譏矣！譬如禪家，每見密宗事行諸法，認爲著相，而以《金剛經》偈：「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破之。彼蓋不知三密相應，性空緣生之理。試問東密下三部法，可因禪家破壞而廢之耶？如其可也，則整個密宗可以不傳矣。若謂氣脈明點外道亦有，不得獨居密法之上，此則外內自有其差別也。譬如空宗、禪宗、天台宗皆有止觀，而外道亦有止觀，然外道不明空性，更無果位方便，是以不能成佛也。所謂已證法身，無須氣脈，此則墮於顯教之即心即佛。密宗不取唯識家言，最初即標明七大緣起，心氣等份；修證前五屬物，後二屬心。惟在見地，有心物不二之理，行上有心氣不二之道，果上方有心身成佛之位。豈有有法身而無色身之佛耶？此其不得不辨者一。

二、十六菩薩修證圓滿，乃成中尊大日如來佛位，不可以一位菩薩之證境，即爲即身成佛。蓋此一位，既屬菩薩，何以能成十六菩薩證德之和之佛耶？弟子並不敢否認一生能證十六菩薩之德相；惟不可以十六生成

佛，誤解十六菩薩生成佛也。《金剛頂》原文猶在，所云現世證得歡喜地，後十六生成正覺，此明明指時間而言，而非指菩薩德相也。

三、成金剛身，依東密言之，金剛表智耳，故前稟謂是心理邊事；依藏密解析，杵之上五鈷表五智，下五鈷表五大，則心物兼有之。然無上瑜伽部，亦稱金剛乘，而金剛即是男性生殖器，以此出入女性之生殖器，觀爲蓮花，就粗重五大之欲，而配合精微五智之空以雙運之。此種修法，則爲心理生理等份相應之事，而東密獨無之。如此足徵無上瑜伽修法，勢必繼東密之瑜伽部修之，是全無可疑者矣。

四、東密五輪塔觀，略示端倪，並未將色身佛組織完全說明，一如藏密之本尊觀焉。蓮華生大土非無肉身也，其與們都那哇及移喜磋嘉，何嘗無金剛愛耶？然其身已化光。藏王持松德尊，以手觸之，可由其身前，直穿過身後，一如在光線中過者焉。不可以法身空理，而責緣起色身爲具身見執也。

總之，東密在果位方便上，無心氣等份同修之法，每執心而廢氣，執理而廢事。而弟子最引爲缺憾者，遍查日本所編《大正》正續兩藏，不能得一成就者之傳記。尙未能見有如中國之《高僧傳》者，更談不上如西藏

大成就者之記錄；或有之矣，弟子未及見歟！果爾，何以編《大正藏》者，亦未及見耶？推究其故，豈非坐於不完整之修因，而致有不圓滿之證果耶？如上就弟子所思，率真奉聞，尚希明教以匡正之。

復沈香林老居士建議二事

雲翰奉到，備悉一是。醫院墳場，利益病者死者，厥功甚偉。弟有所建議者二事：一、醫院內宜建東方消災延壽藥師琉璃光佛大殿，以十二大柱承之，每柱上方，以金泥書十二願文，下繪十二神將以守護之。經常請僧人誦《藥師佛經》。病人能起床者，可在此殿經行，或嘿念藥師佛聖號及神咒。二、墳場中當建往生塔，上塑三聖像，下列百十小間藏骨灰處。土葬者，多年後收枯骨以藏之；火葬者，以磁甕收骨灰以藏之。經常請僧人敲幽冥鐘，念《地藏經》以救之，念《阿彌陀經》以度之。另建毗盧迦那佛大殿，延瑜伽部僧人，常修「毗盧迦那大法」，念《大日如來經》以加被之。此其二事，蓋順道長目前之計劃而建議者。至若醫未病之先，度未墮之魂，拔心病之根，立慧命之本，則前所建議之圖書館、印務館、編譯館、修證館，仍有推行之必要。特福薄如弟，徒開空口，不能見於實行

耳。惟道長既具大願，又有大力，故不嫌饒舌耳。尙乞酌量採納之是幸。

謝陳寬恆先生贈淨土宗書並建議流通法

元旦奉到惠施法寶，感戴不盡。關於流通佛書之法，弟略有建議，尙乞裁酌。竊以爲佛書之流通，當努力向非佛教徒開通，既免重複之糜費，又得新進之同志。如《佛教科學》一書，可印送中等以上各校學生，派人乘其散學回家時，攔街分贈。《佛學科學比較研究》一書，可印送諸大學學生。淨土宗五經十論、靈感錄、往生傳等書，可印送諸茶樓、酒館、車站、戲院、渡口、船艙諸過往行人。縱令書被遺棄，有此惡行，亦屬與佛有緣，遲早必得菩薩救度，較之全然無緣者，仍勝一籌。除流通外，尤當注意疏散。方今戰雲四佈，三次大戰，原子武器可完全將地球毀滅。將來何處一寸乾淨土可以保存法寶，不可預卜；其必致毀滅多處，則屬必然。故趁早散發，分存各國，實爲要著。勉人讀誦者，但能排印無訛即可。望人保存者，必得裝璜優美方行。各國圖書館，未必能皆識漢文，全憑裝池決定其內容；平時保存，戰時潛移，必樂爲之。爲精選珍藏之便，如能編一《中國佛教十宗經論總纂》，而以宣紙印成，杭錦作封，則必爲各國圖

書館所樂爲保存矣。區區但有心願並無實力，因念道長之鴻施法寶，而作此曝芹之獻。尙希酌量採納之爲幸。

答周祥光博士問如來禪祖師禪之差別

承詢祖師禪、如來禪之差別，此固一言難盡。大抵祖師禪用現量毒辣手段，令具器弟子頓時開悟，超他菩薩初阿僧祇劫事；其後隨其弟子所執，以特殊方式，撥淺入深，超他菩薩一、三阿僧祇劫事，令其弟子圓證法身。如來禪則平易近人，不用毒辣手段，契悟不捷，故較遲鈍；然亦直指其心，不假文字，是以仍較顯教般若乘，依文義般若修觀行般若，漸漸經過三阿僧祇劫，而圓證實相般若者，自勝一籌也。依弟簡判，六祖以後，五家以前，石頭、馬祖時期，僅僅此一小段，有子孫禪之產生，又超祖師禪矣。唐以後，更雜有口頭河沙禪，此事非過來人不易辨也。

稟復馮大阿闍黎論藏密唐密宗法異趣

恭誦手諭，如聆面益，無任感戴！弟子前稟，略論唐、藏二密理趣不

同，未標例證，似嫌含混，茲特具體陳之，惟祈垂鑒。唐密事行二部道次，手印明咒作法，極其煩瑣，不得不謂重事也；然此等事，皆屬內道之俗事，而非密法之聖事也。其於瑜伽部所攝金胎二部，則偏在理邊，而忽於聖事，而非可以內俗事所抵補者也。胎藏部五輪觀，但有五大之觀想，而不如藏密之無上瑜伽直修五大智氣。金剛界之五祕密眼法，但有五欲之觀想，而不如藏密之直修五欲妙法，是以東密祖師鮮有如藏密之蓮師，能於荒淫殘殺中，運用其空性勝智，緣起大悲；在果位上，能顯現無死大樂，智慧虹光之身。此固非後代修行不得力，而實二密宗法，有淺有深，不可同日語也。抑尤有進者，藏密之中非無金胎二部，宗喀巴所著《金剛乘道次第廣論》，全書三分之一皆言下三部法，惟在一般修行人所依儀軌，但攝取金胎兩部之理趣與精華，而略去事相手印；未經明師講解者，則幾乎全然忘乎事相金胎之法矣。近來藏地來漢傳授密法者，亦少提倡下三部，而直以無上瑜伽法流通矣。由是唐密、藏密，幾成二宗，實則下三部乃無上部之基礎，而無上部乃下三部之目的。如小、中、大學，階段淺深不同，缺一則不可也。弟子將造論，專勸東密行人晉修藏密，藏密行人當補修下三部法。此實佛乘必要階梯；不可以所學有偏，而廢其全也。

復張性人居士書

拙著已入紺目，甚慰！所謂五方佛與道長共讀云云，不卜五方已被佛坐訖，吾兄本人，坐落何處？速道！速道！一涉擬議，便三大阿僧祇劫去也。

再復張性人居士書

奉讀還雲，謂坐遍微塵云云，正好吃棒。古人所謂打死給狗子吃，正因為天上地下，唯吾獨尊也。既是坐遍微塵，何處更有五方五佛耶？又差遣彼等向何方弘化耶？設便有一無微塵處，又歸誰坐耶？趙州云：「有佛處莫停留，無佛處急走過」。若如兄之坐遍微塵，則有佛處亦坐，無佛處亦坐，若不被打死給狗子吃，何能得救耶？《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金剛眼裏，或沙或金，一點都著不得。珍重！珍重！

復香港《佛教聖經》選編委員會函

奉到貴會《佛經選要》篇目一束，並徵詢意見調查表一紙，甚感謙卑

下問之德，而抱曝芹上獻之愧。竊此事最初發起人張澄基居士曾早談及，拙見略有不同，不意未蒙題交貴會商兌，今欲補陳，雖覺大晚，然果蒙採及，亦未爲遲。竊以爲最初一事，爲釐訂選經標準。例如該書具流通寰球之願望，巴利、梵文、漢文、藏文四種主要文字，當惟依中文，抑或兼採及其他三種異譯，而翻成漢文，以示圓滿？此其一。遇有小乘經、大乘經所述佛本事有不同處，當從小乘抑或從大乘耶？論哲理，大乘自有超越小乘之處；論史實，則小乘能糾正大乘之謬，此其二。惟選佛藏，不選論藏；抑或三藏皆選？論藏中只限印度大德之論，抑或兼採西藏、日本大德論文？此其三。如只選佛藏，單鈔長行，抑或兼取偈頌？此其四。譯本中當選譯筆較優者，抑或專選譯時較晚者？此其五。此弟一人一時思慮所及，其餘標準問題必多，未及詳述。再者，古來結集，一則防混亂，二則防遺失；今之選要，當防簡而不括，或濫而不精；其事之重要，有甚於古德之結集。必有人焉，在其功德上，可直接與文佛發生聯系（小乘言佛涅槃，則不可能有聯系；大乘言無住涅槃，則在在處處時時刻刻皆可聯系），而取得文佛確切印可；否則或繁或漏，皆爲文佛罪人！昔者第一次結集，阿難以文佛紀錄身份，未得阿羅漢果，禁止參加；一夕憤發，佛力加被，然後證果

參加。乃至第四次結集，以脅尊者爲主，亦非未證果人所可充數。今貴會所印調查表，既無會名，亦無人名，弟固不敢言其中必無證果之士，亦不敢輕言其中必有證果之士。吾人處末法時代，固不可與古代相比。然欲得一鑒定之人，具足功德，能在定中領納佛旨；則天下之大，人才之多，果能注意此種人選，亦未必全不可得也。抑尤有進者，方今國中學者，或尊唯識而以中觀爲偏空，或尊顯教而以密宗爲外道，或尙淨土而以禪宗爲狂妄；或重大乘而以小乘爲灰滅，或尊天台而以華嚴爲虛玄，皆心有所偏，不得其正。該選要當如何注意佛教一貫體系，不偏不頗，無固無必，作一客觀介紹，免除主觀成見，尤不可不事先籌劃，事後審查，以求允當，堪作津梁也。區區所見，尙乞垂鑒。

健按：此書完全印出後，余曾蒙分施一份。主編者實有唯識成見，不明小、大、密三乘一貫之體系。馴至將密乘編於佛果淨土之後，意以為有顯教即可成佛，不必多一密宗。而密宗中又先藏密而後東密，與全書由淺入深之原有次第，完全相反。藏密中但介紹下三瑜伽，而無上瑜伽反而闕如；東密中介紹金胎二部，而不介紹事行瑜伽，使人幾乎認爲下三瑜伽屬藏密而已；實則東密所有，即下三部，而藏密雖有下三部，非所重視者也。禪宗則列於佛果淨土密乘之後，謂屬教外別傳。如是則彼

宗不立文字，亦可全然不載入矣。依全書內容，應將密宗、禪宗二篇列於佛果淨土之前；而佛果中之五身及其顯密證果之遲速，尤當明言之，方成完整之體系也。又該書以佛經為名，而所選多就論文摘錄之。中國華嚴宗之「法界觀門」及「十玄門」，皆漢文中佛論之超格文字，未得列入，尤為可惜也！

婉謝周祥光博士求皈依書

連奉三書，並聖誕畫片，感篆甚深。為禪宗師，不能使其徒開顯法身；為密宗師，不能使其徒證取報身；為淨宗師，不能使其徒親見化身；皆騙局也，當墮金剛地獄。縱令吾兄，頓然出離，辱駕就學，弟既無功德，安敢冒充！香港有劉銳之居士者，為弟校書募捐，不辭勞瘁，已歷數載，本與弟同屬諾那先師弟子，亦曾函請皈依，弟如理辭謝，並許來山後，當為介紹西藏大德以就學，不必依弟為師。今兄之來書，曾有遠人頂禮之相，為之先兆，弟定中並未接受此禮，況敢貿然作師耶？弟之不敢為人師者，自知德薄能鮮，宜先自修，然後利人。蓋孟子所謂：「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今吾兄著述等身，桃李千萬，殆不止泰山而已；而覺海淵深，漩復巧妙，魔浪橫摧，又不若北海之易渡也。弟何人斯！焉

能負此艱巨？尙望不時通信，互相勉勵，以文會友，以友會仁，斯可以耳。

復賈題韜居士論哲學背景（時賈已由川赴藏）

捧讀還雲，驚喜嚴定法師逝世，不禁悲傷。弟初在湘學習黃教，深蒙法恩，不能忘也。未卜其生西瑞相如何？貢先師則早經圓寂，肉身縮小，尙存塔中；已降誕木雅附近，明年將迎入寺。兄所擬發揚西藏密法於全世界，實一大事因緣，弟無量隨喜。當持兄函，轉寄澄兄。澄兄曾由美來此，搜購紅、白、薩迦教典，彼固不知兄在拉薩，否則必寄款相託，遍購法典，以資迻譯。拙著《佛印密宗辨微》英文一書，尙未脫稿。印度教密宗與佛教密宗，哲學背景既異，其餘一切皆因此而大不相同。前者重神我，後者破神我；前者非了義，有創造主故，後者了義，不許創造主；前者重神識，後者破神識；前者但知因果法，後者能了緣起性。譬如同一蓮花，兩教解釋各異。佛教外表小乘之出離，內表大乘之菩提心，密表空行女之生殖器，密密表大圓滿之本來清淨禪意。印度教之出離，分爲四期：一曰讀書時期，二曰持家時期，三曰林居時期，四曰出家時期。或曰每期各二十五年，如此則七十五歲方能出家。如其壽命不長，則終身無出家機會矣。次表菩提

心，彼固不知勝義菩提心爲何物，但有世俗菩提心耳。三表生殖器，彼之空行女全與俗女無異，更不能有生法宮之方便也。四表禪意，彼受神我所制，最後生婆羅門天，無法超出色界定也。若以爲蓮花相同，而不就其哲理背景以分辨，則外內二教混濫矣；高明如兄，當能明察也。

復馮大阿闍黎論空樂不二書

諭降，論及唐密四門，甚佩卓見。弟子於空樂不二，悟解略異。竊以爲樂必滲透極其粗重之五欲，空必圓彰極其微細之五智。偏安理域，獨遺毒素，難免小乘之譏，不屬圓頓之乘。空慧交融，亦復如是。慧無不取之事，定無不捨之物，菩薩見有即見空，有之中未嘗捨一煩惱，故能調伏一切闡提也；苟有一物被其厭棄，必有一人無力攝受。是以《金剛薩埵灌頂文》中有：「汝於貪欲處，勿生厭離心」之開示，唐密中蓋早涵此理矣。此固我金剛乘大無畏、大方便之特色，亦即金剛乘大智用、大權巧之妙諦。詰之大師，然歟？否歟？

復黃梅侗居士論禁用雞蛋事

奉示敬悉。謂用雞蛋，不屬殺生；植物皆有生命，何能全部禁止？此意代表大多數佛教徒意見，故特詳爲論列。竊思祖師制戒，不強人所不能，亦不餒以所可能。不害人而愛物，亦不害物以利人。使蟲在身而不醫，酒作藥而不用，不亦害人乎？明知精中有蟲，而不射出可乎？明知水中有蟲，而不飲用可乎？明知空中有菌，而不呼吸可乎？田中有虫，而不耕耘可乎？蛋白質非雞蛋中獨有，戒之無害人也。有公無公，不易辨別；疑是疑非，不如戒之。且雞蛋屬三種奪食之一。用蜂蜜者，是奪蜂之糧也；用牛乳者，是奪犢之糧也；用雞蛋者，是奪雞之雛也。且謂小者細者不能戒，則大者粗者亦可犯。則何故世間法律，殺人者犯死刑，弑母者必斬首，殺人犬馬者則不處極刑？然則同一殺戒，以其所殺對象不同，罪有輕重。佛法天曹之報應，與世間法自亦有別，然非全然不論粗細重輕。由粗漸戒及細者，此固賢人所必勉者；然不可以其細者不能戒，而必進犯其粗者。譬如婦人互相捫頭髮中虱，此固常見之事，然不可因此而恕其弑姑之大逆也。小乘戒重在身口之粗者，大乘戒重在心機之細者，密宗戒則重在滲透戒體，而利用毒性以度人。其功力心機尤爲微細，非有大定力、大智慧不能辦，尤

不可誤爲犯戒也！至若弟之戒蛋，別有因緣，願向兄發露之。昔先友雷孟強居士曾任吾湘大學校長、教育廳長、學佛多年，五十後身體衰弱，醫生勸其開葷。弟以其茹素多年，作一折衷辦法，勸其偶用雞蛋以培補之；宜在蛋上吹咒，超度其神識。不意雷自用蛋後，其東安本土居民，投其所好，紛紛贈之，日積一筐；所用既過份，而所吹之咒力，未必虔心堅行。一日從樓上墜地，樓門有長釘，破其後腦，如破蛋殼；腦髓外溢，如蛋白流出；不日去世。時余在蜀，歸湘後，往訪其子，道及此事，悲痛不已；其子尚不知其所以然也。弟因念及此事，禍胎於我，曾屢次懺悔，並實行戒蛋，以略補愆尤；此後未嘗敢勸人用雞蛋也。《高僧傳》中亦有雞蛋當戒之史實記載，可資參考。吾兄正誦《大般若經》，尙乞爲弟此事回向懺摩，感銘不盡。攬雜寫來，不覺冗長，然令後人讀之，亦有所鑒戒。兄之功德，殆叵思議矣。

答黃梅侗居士問朝佛與建寺孰愈

華翰甫到，疑雲欲開，既聞憤悱之聲，敢吝曝芹之獻。所詢建寺與朝佛孰愈？亦與功德或福田有關。竊思俗子培福田，達摩尙功德，故其對梁

武之問，直說爲無；言塔廟之興，惟屬著有。初地見道，二階真修。知空方能有功，執我徒解作福。今且不論心性，惟較因果；朝佛能發虔誠，必得加被；建寺當捐鉅款，自有報酬。因祈禱之真俗不同，斯加持之深淺各異。故同一朝佛，而沐恩各殊。即等量捐款，亦圓別迥異。大抵朝佛生信心爲易，建寺求健身不難；後者主財，前者主智；後者主福，前者主才；前者主恭敬謙虛，後者主大方慷慨；此乃因果之通例。然有特出之異端。昔者加城馮婦與區君，因朝佛而戀愛，則兼有罪業；鹿苑梁君與余氏因建寺而鬥爭，別得佳酬（註一）。其或順道販賣鴉片煙（註二），以朝佛爲掩飾；抑又就近附設小商店，假建寺爲虛名；是皆不惟無功，亦且有過矣！要知存心在乎當人，好墳旁有絕地。論功德，當努力修習般若；作福田，又何妨兼修建朝？未朝佛而曾捐建之人，則以朝佛爲勝；未捐建而曾朝佛之子，則以捐建爲良。佛無定法可說，人有因緣自酌。拙見如是而已，高明以爲然乎？

註一：梁氏主堅固，余君主省費；梁氏退出向佛發願：「日後發財，當捐資重建」。
後果然。

註二：鹿野苑附近都市為印度鴉片煙買賣中心。

答新加坡華僑李君問罪能懺否

雲箋奉到，疑及懺罪；拙見所知，略陳兌商。夫罪豈有自性耶？而人幾箇證空矣！謂不能懺者，慎其初耳；勉勿憚改焉，補其牢乎。是故小乘力主四波羅夷，如石裂不能復合，似針斷未可復連，人死何望再甦？根絕難得重長。新學聞而畏蒞，如童貞女兒，深閨自守，固屬全真也。然而大乘編有三種懺法，如《水懺》出自國師，《梁懺》始于皇室，已課三十五佛，又誦八十八名。罪人懺以自救，似失節淫婦，改嫁從良，豈可厚非乎？

且其可懺者，以罪無自性；謂其不能焉，以罪已臨刑。是以懺之亦有其時，悔之惟嫌不早。罪若有自性，則一人之惡業，盡虛空不能容藏；過如不能遷，則三道之眾生，雖多劫不能成佛。然而《感應錄》內，五無間罪之人，亦曾往生；儒家傳中，兩陸所遇蛟虎，卻轉善士。且善惡之法，皆無標準，御用之方，各存空靈。《華嚴經》和須密能以貪法渡眾；金剛乘拉羅札，常用誅法殺人。小乘但知馬陰之藏，不露生殖；大乘卻有神變之經，曾遶須彌。禪宗力主疑情，疑豈非煩惱之一？密宗慣用淫法，淫豈得菩提之名？然而人不能空，法當從善。在甚麼地位，說甚麼話；是甚麼心地，修甚麼行。諸佛無定法可談，吾人有崗位自守。苟未曾犯，宜遵前

言；若或已破，當從後說。遵前言，永保聖潔之身，最爲上乘；從後說，且作愆尤之懺，亦可暫贖。世間有贖罪之法律，耶穌有代受之慈悲。若謂全不能懺，豈合常理？苟或懺已再造，亦非正宗。初學宜力守戒行，老參當常住空性。人宜自勉，余欲無言。

復某老居士論雙蓮書

（上略）夫人獸之辨，只在幾希；聖凡之分，原無多子。道家之與密法，淫業之與明行，差以毫釐，謬乎千里。後學審問明辨，曾訪康、藏大師，補拙篤行，既經岩穴實驗，始探精奧。深憫凡愚，切知道艱，惟恐冒濫，羽書時題證德，矢諫不避辱疏，良有以也。

蓋聞樂而不淫，（關雎）首領三百；空則得喜，辛亥始調大千。道家轉人身爲天身，當就金鼎；密宗融業氣化智氣，方成佛陀。虎步龍翻，形同而心大異；龜騰猿搏，影合而光特殊。結想螻蟻，豈藁籥之道？馳音桑濮，寧鈴鼓所宜？薄倖名傳青樓，何關化導？邪業流轉紅粉，必歸沈淪。是以柳被風欺，蕉因雨卷，脫泥絮而未得，登刀山其有時！故有安士回狂，文昌遏欲，佛法垂戒，道門循規。此通論淫業與明行之別也。

若夫容成入誌，沖和傳書，《素女》名經，洞玄稱子，《參同契》理本歸藏，《龍虎經》辭託黃帝。自古《漢書》猶載，于今葉氏合刊。或精醫方，羌寫房術；各垂法度，豈墮妖氛？癸鉛、壬鉛之判極嚴，先天、後天之分尤謹。天元神丹一派，不用俗姑；折衷雙運兩宗，當鑄慧劍。必經築基鍊己，方許安鼎採鉛。對象選配甚精，有水鼎、火鼎、金鼎之別；三十以上不與焉。行氣策功在定，防頭病、目病、腹病有方；文武之火，必由爾！然而罌丸偏墜、癰疽突生、火鬱肺癆、水貯腹蠱、禿雞之散無補，海狗之鞭徒施，是以鬼號風流，有出方士，仙連雞犬，曾見幾人？能不憫哉，信足戒矣！

卓爾密宗，超乎凡外，積功累德，曾歷重重化城，證果剋期，更當針見血。無常心具，既絕身財顧戀；出離志堅，已超欲海狂瀾。起分則體似金剛，常存佛慢；正支則心契般若，迴絕色塵。入五毒闡發六如，開七輪頓成十力。上品智尊自顯，不假天成；下亦神通所招，寧須邪誘？蓮師飛深宮而取王女，誰敢作踰牆摟處子之想；抽祖仰天衢以迎師姑，斯又異搔首問嫦娥之情。果德固然，因人亦爾。脈與脈合，氣與氣投，點與點融，光與光化；息息相通中脈，時時不捨幻觀；層層奠空樂之基，步步有證量

可據。入、住、融、三事遞顯，顯、增、得、四空駢臻。所為不在高幢細蓮，而在俱生喜智；所欲不在久登長樂，而在勝義光明。用遍行氣以開心輪，聊借蓮宮抽添之勢；運幻化身，而契光德，直取金剛總持之尊。懸點摩尼，便登歡喜初地；還明頂髻，乃證淨滿報身。事至大哉！詎同小可。

是以和須密以貪傳道，而城名險難；舍利弗即空自豪，而花沾袈裟。祕本制水龜進退之宜，祖師垂竹蛇舁沈之誠。小乘道基未穩，職失之貪；生起次第未圓，聿流於濫。息風未及停搏，安能入中；拙火弗遑化精，焉得契智？修時輪闕欠認持支量，不宜越階；練勝樂未逮真大力充，便算躡等。宗喀佛備文殊化身之德，塵作妙觀；剛布師應釋迦懸記而來，單提大印。蓋足徵法階難拾如彼，師範永垂在茲矣！

若乃理闕究抵，行弗到家，倒鳳顛鸞，魂飛石榴裙下，何處有定？引臂替枕，夢過巫山雲中，誰復作觀？人非茂年，脈多陳腐；瑜伽之義失據，提散之姿徒存；邪見、貪愛，無明難除，矢溺、涕零，毛孔並漏；燈乍閃耀，正是油乾；齒覺加長，當知齟縮。精枯少樂，縱能久御而實虛；爐冷難燃，聊假抽添以遂欲。與其鞠躬盡瘁，乃至死而後已，曷若曲突徙薪，猶得生機垂如！

海外尚存幾人？國中已斷三寶！趙州參箇無字，終身受用不盡；慧遠念句彌陀，一葦飽載而歸。置易就難，壯者躬行固爾；從簡得妙，老來自愛尤宜。我豈法慳，試問六十萬言祕本，誰先譯來？翁當伏老，所發百二十歲願心，孰敢保證？人或虛掌，仰冀開顏；我惟實拳，順受得力。辭殊贅矣，願共勉旃！

答邱寶光居士介紹黃蔭文居士通信

黃先生既是禪匠，有何話說？若論方便，則何話不可說？弟無所唯否也，尚乞轉告爲盼。

答黃蔭文老居士勸淨禪雙修

盥誦手教，兼《感應語錄》，謙光溢楮，敬佩無量！所夢與密宗雙運法有關，諒夙植德本，曾修密行，識種偶現，不足爲老年必須追求此法之根據。晚意不妨採禪淨雙修辦法；即以淨土爲主，而在定中，一句頂一句毫無散亂時，忽然回光反照，提起疑情，這念佛的到底是誰？如是忽然契

悟，則自有下手處。不妨參看拙著《禪海塔燈》並《大手印教授抉微》，及《蓮師大圓滿教授勾提》。萬一參禪不得徹悟，有淨土正功，亦可帶業往生，此則最穩妥之修法，不知道長以爲然否？晚曾學密宗，豈有不作此提倡之意？然以道長曾患心跳，血壓已高，且年逾古稀，氣功有所不宜；氣功辦不到，拙火難增，不能提點；夢中不漏，是老年精枯之相，不足爲能持明點之兆。深恐一修氣功，反增心悸，則晚罪過萬分矣。老年人凡事不宜勉強，但當使力有裕餘，不可使功有過火，先生以爲然歟？春寒猶緊，尙希珍重。

節 謝邱寶光兄慷慨捐印拙著英文《佛教禪學》並囑勿過於省

頃讀華翰，菩薩精神溢於楮表。然而弟受咐囑，務盡職責，使施主之款不致浪費，而奸商之罪，不致積存。易地而處，弟當如兄，兄亦當如弟也。

謝恩師阮印長獎飾

盥誦雲箋，頓甦渴慕，寶眷睽隔，教席積勞，逖聽之餘，感嘆靡盡。辱蒙要津吹噓，又許屈駕同事，謙光所被，愧慙徒增，果能荷擔大事於來朝，自知尊奉恩師於祖座。竊自誘入佛門，傳授六字，亦嘗勤修勝法，圖酬四恩；廿年猶羈半途，十力尙未到家。若夫豎指則退魔輕身，結印則止雨頓霽，喝氣則反風退煙，燃燈則幻月消業。校我書者，既聞瑞香；施我財者，果中彩票；神鳥受供，冤鬼求超，雖亦曾驚時人，未足圓齊古德。常欲修成三德，以渡四生，了知眾生心思，轉變眾生心識，開顯眾生心性，然至今猶未能也。仍仰恩師，寵被特殊，遙爲加持，俾早成功，以慰深期也。冬寒猶緊，統希珍重，不勝翹企之至。

謝林幼湘老居士籌備邀赴日本同修

前承鴻施，拙著得以梓行，牽蘿補屋，終獲玉成，曷深感篆。昨奉雲翰，敬悉邀請東京僑領聚餐，多方關說，以期早獲入境簽證，慈悲所加，不厭煩勞。兄以古稀之年當之，尤覺愧汗。此間出境手續，亦多麻煩，既必申請發給身份證，又必要求批准不反對回印，甚矣哉！無國籍者之受歧視。昔年客居滬上旅邸中，見猶太人販賣布匹，頗以其身世伶仃爲可憫，

今則以身當之矣！時日曷喪哉！如我旅況者，蓋千萬人矣！弟幸得定中渾忘之，匆匆未盡欲言。

慰邱寶光兄之喪耦

前奉噩耗，比即馳函安慰。今日三七，已舉行阿彌陀佛護摩一座，專祈上品安養。自慚德薄，未能禳解病苦於生前，敢望由茲火供，偏收奇效於去後耶？特聊盡心力焉耳！矧吾兄正付鉅款，獨力捐印《護摩》拙集；其中《彌陀儀軌》，頌文攝義，豈可不為嫂夫人宣讀，以期受用耶？是以子時起床習定，春雨未斷，詰朝天大開朗，從容供養，殷重祈禱，祥雲五彩，煥乎天中，足徵積善餘慶，因果不爽也。前曾恭撰輓詞，寄加爾各答《印度日報》披露志哀，其聯曰：「輾轉病榻多年，考驗菩薩常忍耐；往生蓮邦上品，且教夫君更精勤」。一俟收到，即當剪呈。尙望曠達其懷，更圖精進，欲有諮詢，當如法供。臨池不勝懽然！

謝昆老鴻施並報告長壽護摩供養事

欣逢佛誕，謹於是日舉行護摩，爲我老祝寶掌千齡。良以一人有慶，多人沾恩。今依仗我老福德，潛修高山者有之，弘揚佛法者有之，莊嚴寺院者有之，仰賴生計者有之。魚鱉因而復活，花木因而繁榮，乃至悟園之荷池梅林，無一而不因我老之高壽，而得遂其生機；是又一人長生，而萬物同慶矣。敢不虔誠，以求增上哉！《護摩儀軌集》中，有頌曰：「長壽願與健康合，健康願與功德合，功德願與事業合，如此長壽祈加持」。益爲我老朝夕常祝之詞；今已由馬來西亞邱寶光居士捐資付印矣。尙希天鑑下願，佛佑上人，臨池不勝翹企之殷。

函《亞洲詩壇》編輯先生

前呈拙稿，諒入紺目。民素忌虛譽，每讀《亞洲詩壇》，輒欲塗抹名譽社長中所列賤名，故嘗薦廖玉書先生代之。其人處西天竺華僑富裕之區，嘗勸其就近捐貲，以備續刊，不意亦無所得。竊思民既不能募捐，又徒然讓賢，尙不如盡力投稿也。然而捐款固能集腋以成狐裘；今此投稿敢望擲地以發金聲耶？附呈各詩，鈔自未刊之童心類，冀發讀者一噓，聊補詩壇一角耳。尙希教正，不勝切禱。

函巴壺天教授請再督譯拙詩百首

曩承隻眼，物色譯才，拙詩五十，得以編成小冊，散發寰球。茲有美國詞客名 BRYAN 布乃揚者，曾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偶讀此冊，進鑽佛學，發心皈依；遠道來訪，寒暄未已，直趨窗前，笑看五槐，背誦拙句，欣然而嘆曰：「天生風景，不惟契合鄒衍天文之談，亦且超越陶潛田園之雅，無怪乎先生，能處此二十四年之久，猶無意他途。鐵幕故鄉，有妻子相望而不顧。紐約、巴黎，有檀越相迎而不去也」。即出千元，請譯百首。弟惟德薄能鮮，蟄居久修，無智無德，豈可雕蟲小技，災梨禍棗耶？不敢承受。彼且約曰：「異日付印，當再俛助，勿以為慮也」。因特馳函閣下，轉請周君菲利，從其所願，揮毫一助。不勝切禱之至。

謝王健華先生文郎來訪

昨宵文郎來訪，承賜加城帶來家製豆腐，山中所不能得者，謝謝。觸景感發，小詩一首，另紙鹿呈，尚祈教正。雜誌畫報三種，奉贈令郎，聊供消暑之需，希哂納之。

謝黃梅侗居士遙賜齋菜

王健華先生回山，款已奉到，五〇四佛像印刷費得以完清，如釋重負。蒙賜三邊腐竹，四川榨菜，皆爲用齋嘉品；分甘之情，謝不可罄。附錄謝詩曰：「昔日岩居夢一場，雪山施主德難忘，雖然也羨長齋好，習氣猶存榨菜香」。時閉關北天竺已廿三年矣。

謝新加坡成元法師簡約參加世界佛學會佛誕大會

奉簡之日，佛誕已過月半矣。縱令先到，亦難如願相償。然而時間可以倒流，朝朝佛誕，處處道場，特無如南天一番熱鬧耳。雪山孤寂慣矣，恕罪恕罪。小詩一首，聊表歉疚。

約簡郵途奉到遲，何妨佛誕倒流之，
時空只受人緣限，處處朝朝拜祖師。

函託孫家良兄代覓《寒山詩集》

美國嬉皮首領西君嘗譯《寒山詩》。弟近數年歐、美、奧嬉皮來訪者

不下數百，亦以寒山見詢。弟在寫成《歡迎嬉皮由此徑》小冊後，欲選擇寒山詩以誘入佛門。專函懇請吾兄，抽暇向香港舊書攤探購，以資對照，至為盼禱。嗚呼！東方人所遺忘者，而今竟有西方青年追求之，不亦大可感喟乎！昆老想鑲鑲如昔，弟在佛誕日，曾舉行護摩，求其住世，晤時尙希叱名請安。

謝邱寶光兄捐貲印書

昔者周帥爲沈存中刻《夢溪筆談》，吳芾爲李端叔刻《姑溪集》，而王琪以省庫刻《杜集》，丘真長則會合同志各獻役費，以刻陳亮之《龍川集》；私家著述之欲問世，豈能如朝廷之刻《龍藏》耶？藏之名山竟不得傳之其人；古之湮沒，何止一家哉！弟無心雕蟲，而有志弘法。數十年茅篷生涯，幾萬座蒲團經驗，承師恩之嘉勉，蒙佛光之啓示，破千載之疑案；寧肯蹈襲陳文，貫三乘之經綸；端在發揮新意，抉擇精華以勵己，記錄訣要以勸人；固無意災及梨棗也。乃蒙天龍嘿護，時有檀越發心，而若輩未必能自受法樂也。何期宿業，寵遇良緣，蒙兄殊賞，有得於心，輸所儉蓄，助其梓行，固不止一次矣。其超乎受神明所感發者，不亦遠乎。弟銘篆既

久，輒思有所報效焉。經常禱以長生，欲得一西藏鑄造之長壽佛像以贈兄；多年託人，未及遂願。昨校對助印之《護摩儀軌集》既竟，有喇嘛名文殊者賚此像來，以求善價；弟不惜重貲，欣然請之。然則兄之發心固不必受龍天之啓示，而兄之得報，竟自有龍天之玉成矣。然猶不止此耳，後之人讀兄所助印之拙著，審之辨之，篤行而證之者，其感荷吾兄之鴻施，寧有涯岸乎！弟不勝隨喜之忱焉。謹郵壽佛以贈。

民國辛亥寄於北天竺五槐茅蓬

致黃遠謨老居士勸出離書

頃來家報，轉奉華翰。別未兩載，尊恙更番，深厭煩勞，亟求解脫；聞之國外，益切神馳。

竊思事有始終，道許先後；得法隨恩德之所自，不妨躡等；行道依階級之必由，尤重發端。弟素來力主出離，于海內少有響應，瞻念來軫，彌顧後憂。

夫大道之中，歷具四關。既起淨信，難得出離，此爲初關；既得出離，

難期長遠，此爲二關；既經長遠，難望忍就，此爲三關；既知忍就，難獲生成，此爲四關。曠覘往劫，考證史書，入門者多於牛毛，升堂者少於麟角。夜夜明星如故，年年逝者如斯！一念及之，五內擣若。請爲兄一詳焉。

謀食忘道，置法憂貧，耽樂家園，因循妻室，牽衣之眷戀既日即，婚嫁之職責更難追；或堂前母老，或膝下嗣虛，出離之決心全無，遷就之託辭更噴。破此關者，萬難二三，容後詳陳，且言其次。

偶有躁進之士，頓起離塵之心，萬勿獨行，一鼓作氣；而暴流習染，早積多生，佛芽幼微，安能助長？于是虛無之理性無據，而現前之物欲內搖；所求或數十載不可得，所愛於咫尺間即相迎。未行者目嚮篷島，心嚮篷島，惟目惟心，篷島難尋；久修者朝過黃牛，暮過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是以劉歌路遠，陳哭行遲，知長遠之難期，亦十人而九返。（拙詩曰：「天胡留我在人間？憫眾徒然淚欲潑，我隔靈山猶恨遠，況還隔我數重山！」）

縱能久遠自許，時有中斷魔來；雖未圓成，略具小德，或可醫治病苦，或能開發伏藏，間顯神通，已忘鵠的。于是大擎法幢，居然人天導師；未證菩提，已爲惡魔眷屬；是不知忍小果而成大事，故每多認中途以爲到家。

末世成德雖稀，到處法師反眾。蓋不忍就，遽然冒充。若弟不才，謬承友愛，苟非素志在抱，早已黃袍加身。此關深微，識者難破；古多霾沒，今更荒唐。

若夫忍就有年，已屬長遠之後，歲月日久，佛果難期，一到無常，便已隔世；匪有長壽之把握，難證圓滿之佛陀。欲罷不能，既屢敗而屢戰；欲晉無暇，亦愈老而愈衰。行竭其才，難逃時至，縱得來世賡續，終非即生圓成；此則所以有生成一關也。

盡畢生之力，猶恐難成，則出離之期，不可不早。知長遠之後，尤須忍就，則出離之日，惟慮不多。今同學獨稽遲於出離一關，尚有誰能歷破彼後列三關哉？請更詳辨其不出離之情焉。夫不出離者，外牽於俗事，內迷於謬論。甚至捨曰欲之，而必自爲之辭。於是浸假自欺，而積非以爲是——卑出離爲羅漢自利，以在俗爲菩薩順他。論理則自詡維摩，捫心豈深行般若？低眉閨闈，寧號慈悲；怒目市場，非關化導。錙銖什一，和眾無非豐財；聚散權衡，辟時乃求市隱。或偶興公益，調協勞資，亦出於子金，非同施捨。菩薩利他之所爲，端在誘入佛門；世人共事之所期，大抵同陷利阱。佛事聊作加持俗事之力，俗事難兼推行佛事之功。既非菩薩心腸，亦

無羅漢眼目，兩兩比較，悠悠逕庭。

至若羅漢之出離，正屬初轉之道諦。《成實論》亦稱四無量，金剛乘首重出離心。惟以法無我不明，乃至惡具理難了。未能深入五毒，以作廣大萬行，故須喚醒其心，趨入圓教，非謂摒棄其地，懸築高樓。是以長遠一關，每思出離，而不致灰退；忍就一關，每念苦空，而不敢小謀；生成一關，每念無常，而倍加精勤。如上出離、苦空、無常諸義，皆小乘所宗，而亦大乘不廢者也；豈可捨其小者，而竟爾自大乎！譬如爲山，功虧一簣；一簣雖小，然非此莫能成。譬如登高，發于初層，初層雖低，然必登此方能上。止於小固不可，廢此小亦不能。然今人每以此爲藉口者，其病實牽於情也。

枕邊之言非不柔，衣食之奉已成習。在家千日好，左宜右有；離鄉萬事非，影隻形單。黃卷習披，青氈慣用，春韭易剪，時蔬常新，老婢幼童，唇指頤使，按鈴則應，隔籬可呼；取便日用以無虧，那知長劫之流轉？加以譽我者眾，九如三多；諫我者稀，舌尖勾半。但以緣順財豐爲祝，誰知家破人亡之微？偶蒙病魔之恩，忽念世間惟苦，人身難得；一經醫藥之治，依然英雄技癢，髀肉復生。由是因循蹉跎，明日復明日；人情世故，糾纏

復糾纏。大好時光，已傷半老；方長來日，且待他年。前病既未即亡，未必再病；此生已近老大，何必今生。由是其心由因循而更惰怠，由惰怠而趨下劣；其身由勞苦而更衰弱，由衰弱而成頹唐。噬臍臨終，方悔出離不早；回首發跡，道是學佛多年。辜負性靈，虛度歲月，始知日曆成冊，撕一張即廢一張，豈至最後一張，方為廢乎！人生積年，去一日即死一日，非以臨終一日，方為死也。無常之理，不堅持於心；可貪之緣，常誘惑於外；乃復羅織義理以自飾，諉託事緣以自欺，實則一言以蔽之曰：無決心，不怕死耳！

生死之事，豈他人能與聞乎？規諫之言，雖至友亦疏數矣。矧數年受施，一得未就，長期奮鬥，四恩待酬；既自悲其愈入而愈邃，亦悲他之愈勸而愈遲。始弟之勸出離，早在六年以往；今弟之勸出離，遠在重洋之涯。人則不知何日再見，一見亦一回老矣！勸則不知何日得依，一勸亦一回遲矣！

如上理多誅心，辭偏逆耳，兄固多智，能受盡言，我亦半頹，聊以當哭。唯願共勉，一壇同成；果能自成者，焉不利眾乎？

瑣屑縷陳，統希心照。臨池東望，不勝瞻依。

右尺牘皆係來印閉關後所作。始自民國丁亥三十六年，迄於辛亥六十年。騰寫時，即就稿本順手先後，未遑考訂日期。近來日見衰老，尺牘多不留稿！東譚西瓜，散諸法界，他日或有好事者徵集之，健固心感也。

健民於北天竺

復廖常惺社長謙謝道長稱呼書

道之長，在德不在位。使道長生於唐，則爲裴度；生於宋，則爲蘇軾。今丁未法，世既無道，隱於魚鹽，亦何俗耶？商人如范蠡者，遊於江湖，三聚三散，以利平民，尤足多也！世有盛衰，而菩薩示現，或宰官身，或商賈身，無非爲佛法也。文佛初證果，即有巨商過境，發心護法，豈非妙緣？今道長捨私宅以爲寺，傾私帑以護法，澳洲大地，誰堪媲美？苟稱寡人，亦非虛誇也。美國佛教先以禪宗，大肆狂妄；次以密法，遽爾冒濫；倒行逆施，野干夜鳴；正法次第，小大密乘，宜加整理，未可樂觀！所謂機緣已熟，乃道長之誇張。所有喇嘛傳教，大都年青時髦，乖離祖範，蓋已遠矣。弟常在據理駁斥之。詩曰：「機緣已熟是誇張，瓦缶雷鳴末法狂；禪密兩乘空著眼，嬉皮幾個解行藏？」其他西方各國佛教，亦多貌合神離。

弟正擬具各種表格，將來周遊各國，回拜昔年學者之訪問，調查各地佛教之實況；然後編書報告，條陳拙見，以資聯絡，徐圖改革。屆時當進謁龍門，面聆獅吼。尊刊奉到，並謝！

謝加拿大馮公夏兄惠賜印度教書

久別重逢，鬯談甚快。復蒙託黃庚世購贈印教進化身術，盛意尤感。略覽大概，好談境界，無關弘旨。吾人修行，當遵古訓，置易就難，忍小就大。端正鵠的，淬勵耕耘，不可圖其光影，墮入陰魔；此所以諾那先師，但以智慧相助也！適逢拙作《尺牘》寄到，其中亦多修行經驗；然終不標奇立異，以炫視聽；尚希鑒正。秋涼漸至，北方尤寒，諸維爲道珍重，是爲至禱！

復夏威夷雷通明賢棣書

睽隔數十年，相距幾千里；忽睹雲箋，曷勝歡忭。細讀家庭詳情，全體茹素，尤屬難能。余自一九四七預知匪禍，飛往佛國。閉關二十五年。

一九七二美國加州大學函請講演，始飛此間；正候關房建立。目前唯作客旅舍耳！承約來晤，自當歡迎！

謝沈家楨兄書

日昨奉到拙作《尺牘》，辱蒙校正，發現重沓，更正錯誤。百忙之餘，如此精細，殊為感佩！古人獎飾藝文者有之；佞助剗剗者有之；校正魚魯者有之；求其三德鼎立，一身獨具，得如兄者，蓋鮮矣！如來常護念諸菩薩，如來善咐囑諸菩薩，信矣哉！願得長生，完成證德；廣報佛恩，溥利人天；庶幾可酬知愛於萬一也！秋涼，尚希為道珍重，不勝感禱！

與沈家楨兄論《圓覺經》廿五圓通次第書

（前略）通常佛訓弟子，皆循正常次第，如《解深密經》等，必先習止，然後習觀。然《圓覺經》則將止觀、顯教止觀及禪家超出止觀之上之禪，三者混在一種中。並分列二十五種先後中之次第，由菩薩自擇而修之。此屬特例。

此種特例，只適合於曾修通例、已得若干成就之人，再就此三選擇修之。弟固有圓周之說，此屬第二圓周。第一圓周則為每日每座皆先修止，後修觀，最後修止觀雙運。

此（《圓覺經》）中二者，（一）奢摩他屬止；（二）、三摩鉢提屬觀，（三）、禪那屬止觀雙運之禪理悟境。分別禪修者各一，為三輪。互換修者，共二十一輪。三行圓修者一輪。前後共二十五輪，皆菩薩隨其所好而為之。其原有第一周中之止觀次第，周中已有調鍊，不怕昏沈、散亂、掉舉、失念等事。若初修人未經此周訓練，頓行第二周，只顧興趣，不顧次第者，必無效力，萬不可依。

已修第一周之次第者，對止中之昏散失念，皆已有把握，如在第二周再專修此奢摩他，則在第九住中，可遇到楞嚴中所謂廣大之真如境界。任何一點，皆可安住。本來清淨不亂之常住真心，不亦自然可顯矣乎！在圓覺經言，此種堅固之等住，不亦幾乎近於處處皆遇圓覺妙心乎！

就專修三摩鉢提言，既早有止力，又專修觀境，則觀境日見堅住凝靜矣。故居一切時，可以不起妄念矣。縱然有起，亦不必息滅矣。蓋明知妄念本體原是真如，如雲在晴空，於空無礙也。然苟無第一周之修止，此處

忽起妄念，勢必破之。否則何異凡夫！故曰初修人必斷妄念，久修人，妄念無妨。惠能曰：「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蓋指此處修觀，已能了知妄念本空也。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者，夫既知妄念本空，故雖住妄念，也不以為妄念也。非謂有妄而不知也。謂雖有，而能即空也。是皆禪那境界矣。是故講經者要在能指出何故別經多主先止後觀，而此經則可以先觀後止，也可先止後觀，亦可三者互換，此係為菩薩說法；止觀分修先後次第，係為凡夫初步功夫說法。此中各有不同。所以要在當人能自知足跟落在何處。（下略）

林按：一九八三年四月沈家楨老居士致函陳師，請教《圓覺經》中「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妄念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句義。此即陳師覆函之大要。

答慧門居士問顯密咒力異同書

（前略）所問顯教密教咒力有何差別，實則二者皆屬陀羅尼，即皆有總持之力。在顯曰總持，在密曰咒，其實二者同一源也。咒有三種：一等

於稱名，縱在密中，爲力亦微；二屬義理，其中含義，有譯有未譯；如《解深密經》後之咒則已譯；其重要性較強；第三屬最秘密，則無義理而有力用，如口號然。六字大明之六字，每字皆有一作用。此等咒最易發生感應。在經中亦然，在密典中亦然。持之者，其人大菩提心、有大悲心、有大願力、有大護法，則力用更大。持之法，如在定中，在法界玄門中，在楞嚴三昧地中，在緊急懇切需要中，其效力必更大。故又有不同。

是故佛法者，緣起之法。當知各種緣起：犯戒人雖有咒，不能發生大作用；散亂人雖持咒，不能發生大作用；不得天龍八部守護者，不能有大作用。是故論法，必熟知緣起也。

此次（講經）如黃民德大夫，亦屬日中百忙之人，居然五夜不輟，其注意力亦頗集中。且能以高深中國醫理與佛法哲理融合會通，頗有奇悟。又以「大敦穴在三毛間，不遇明師隔萬山」之口訣，證實弟「光明法藏」中之罪淨之相亦屬不謀而合。此穴爲全身血液澄清後最後一穴。如此穴之血液已表明無毒，則全身必無毒矣。夫欲多則貪重，貪重則生毒。今既心生懺悔，心淨則欲輕，欲輕則貪少，貪少則罪種不發矣。（下略）